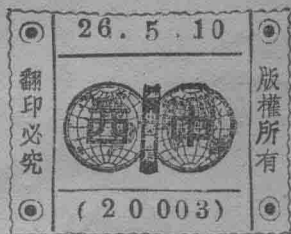


李笠翁行樂秘術



李笠翁行樂祕術

實價大洋一角四分

編輯者 楊盒主人

校閱者 吳敬暉

出版者 大通圖書社

發行人 吳雨江

特約發行所 中西書局總店

上海望平街中市

▲各省中西書店均有分銷▼

序

人生貴能行樂。行樂又貴及時。此言固人人之所知。而其事則非人人之所能行也。吾人試縱目以觀察乎羣流。好名者方逐逐于名而相赴焉。好利者方斤斤于利而相爭焉。赴焉爭焉而不可得。則悲憤之念生。悲憤之念生而慘怛之事出矣。短短人生。困蹙于名。韁利鎖而不知擺脫。于此中而欲求行樂。是猶緣木而求魚也。然則行樂當如何而後可。曰淡虛名薄浮利。跳出是非之場。別造幽歡之境。能如此則隨時隨地無往而不樂矣。夫樂境只在人間。非別有其疆域也。人可至。我何獨不可至。其竟不可至者。非樂境之拒我不得入。實我心之不赴耳。予貧而窘。然有生以來。未知

憂慮悲愁之爲何事。嗜酒如命。得錢輒沽。陶然怡然。酣歌自得。其樂固未有涯者。若不得酒。則以茶當酒。淺斟薄飲。亦復樂。若并茶而不可得。則手持空杯。神馳酒國。遙領其趣。亦復陶然。蓋酒未沾唇。而心已赴之矣。若能如此。方知世間無地不可以行樂。亦無時不可以行樂也。蓋同一境地在。善行樂者處之。覺一事一物皆含愉悅之致。怡情適志而有餘。在不善行樂者處之。卽覺此一事一物皆具憂愁之意。觸景傷情而無極。更進一步言之。善行樂者。卽處身憂患叢挫之中。亦陶然自適。而不覺其可憂。不善行樂者。雖處狂歡極樂之場。亦愀然若失。而不見其可樂。此無他。境由心造故也。花之色。鳥之音。人皆知其足以娛耳目者也。若在彼多愁者聞之。非但不覺其可悅。反足以益其愁緒。蟲之鳴。雁之唳。人盡知其足以撩愁。

者也。而在善行樂者聞之。非但不覺其懷。其反以爲別饒幽韻。于以知樂境不特非別有疆域。只在人間。而且卽在自己之方寸間也。李笠翁之言曰。人生百年三萬六千日。其間困于人事者十之三。廢于黑甜者十之五。其所餘僅十之二。又有疾病行役雜其中。如此縱時時行樂。爲日亦不及十之二耳。此十二之時間。其可珍可貴。可愛可寶爲何如耶。彼嗤嗤者奈何猶不知珍之貴之。愛之寶之以行及時之樂。反以憂慮閒愁而蹙此有涯之生乎。嗚呼。是誠深知行樂之妙。而能自關樂境者也。行樂何以言妙。蓋其妙處正多也。能樂則憂患不生。心君泰然。其妙一也。心寬有容。而貪嗔自滅。其妙二也。貪嗔滅而神氣相守。神氣相守而血脉調和。則百病不生。其妙三也。此非特是尋歡取樂之道。亦卽却病延年之方也。讀笠翁頤

養之篇。不覺拍案叫絕。曰。湖上笠翁。真古今第一流。善于行樂之人也。其有言。言盡可樂。其有法。法皆可行樂。讀其書。則如嗅笑矣乎。如對彌勒佛。百念俱忘。而惟留樂境。此何等力量。謂非才子而能出此乎。有此及時行樂。却病延年之法。而不使徧傳于世。又是何等可惜之事。故將此一部。另行錄出。而名之曰行樂秘術。其內容計分爲六部。曰行樂之部。凡富貴貧賤。家庭道途。春夏秋冬等種種行樂法屬之。曰止憂之部。凡眼前心底。意外不測等止憂法屬之。曰飲食之部。凡飲食飢飽一切宜忌法屬之。曰男女之部。凡花前月下。房幃遊戲之事屬之。曰却病之部。凡預防止病退病法屬之。曰服用之部。凡床帳椅杌茶爐酒具皆屬之。曰玩賞之部。凡栽花種竹。畜鳥養魚皆屬之。行樂之道。此六部盡之矣。梓以行世。亦欲使世人

知正當行樂之道。而共樂之。誰是知音。于行樂之時。盍呼江頭狂客。舉酒而謝笠翁。笠翁知行樂之法。行。或亦化丹頂白鶴。翩然蒞止于太空。戛然長鳴。以酬江頭狂客之廣爲傳佈歟。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秋七月鐵盒金茂之序于海上寓樓

李笠翁行樂秘術目次

▲第一 行樂之部

- 甲、忙中行樂之法
- 乙、有錢行樂之法
- 丙、無錢行樂之法
- 丁、家庭行樂之法
- 戊、獨身行樂之法
- 己、春季行樂之法
- 庚、夏季行樂之法
- 辛、秋季行樂之法

壬、 冬季行樂之法

癸、 隨遇行樂之法

▲第二 止憂之部

甲、 止眼前可備之憂

乙、 止身外不測之憂

▲第三 飲啜之部

甲、 愛食者多食

乙、 怕食者少食

丙、 太饑勿飽

丁、 太飽勿飢

戊、 怒時哀時勿食

己、倦時悶時勿食

▲第四 男女之部

甲、花前

乙、月下

丙、房幃

丁、出遊

▲第五 却病之部

甲、防未至之病

乙、止將至之病

丙、退已至之病

▲第六 服用之部

甲、床帳

乙、椅杌

丙、罐瓶

丁、燈燭

戊、茶具

己、酒具

▲第七 玩賞之部

甲、種植花木

一、梅 二、桃 三、杏 四、李 五、梨花 六、海棠

七、玉蘭 八、合歡 九、木芙蓉 十、茉莉 十一、木香

十二、醜蘂 十三、月月紅 十四、眞珠蘭 十五、蘭

十六、水仙 十七、芙蓉 十八、蝴蝶花 十九、菊 二十、萱
二十一、芭蕉 二十二、虞美人 二十三、翠雲 二十四、老少
年

乙、 畜養禽魚

一、鸚鵡 二、芙蓉 三、梅花 四、鴿 五、么鳳 六、鶴
七、鵝 八、金魚 九、兔 十、秋蟲

李笠翁行樂秘術

▲第一 行樂之部

傷哉造物生人一場爲時不滿百歲。彼夭折之輩無論矣。姑就永年者道之。即使三萬六千日。盡是追觀取樂時。亦非無限光陰。終有報罷之日。況此百年以內。有無數憂愁困苦。疾病顛連。名韁利鎖。驚風駭浪。阻人燕遊。使徒有百歲之虛名。並無一歲二歲享生人應有之福之實際乎。又況此百年以內。日日死亡相告。謂先我而生者死矣。後我而生者亦死矣。與我同庚比算。互稱弟兄者。又死矣。噫。死是何物。而可知凶不諱。日令不能無死者。驚見於目。而但聞於耳乎。是千

古不仁。未有甚於造物者矣。雖然。殆有說焉。不仁者。仁之至也。知我不能無死。而日以死亡相告。是恐我也。恐我者。欲使及時爲樂。當視此輩爲前車也。康對山構一園亭。其地在北邙山麓。所見無非丘隴。客訊之曰。日對此景。令人何以爲樂。對山曰。日對此景。乃令人不敢不樂。達哉斯言。予嘗以銘座右。茲論養生之法。而以行樂先之。歡人行樂。而以死亡怵之。卽祖是意。欲體天地至仁之心。不能不蹈造物不仁之跡。

養生家授受之方。外藉藥石。內憑導引。其藉口頤生。而流爲放辟邪侈者。則曰比家。三者無論邪正。皆術士之言也。予係儒生。並非術士。術士所言者術。儒家所憑者理。魯論鄉黨一篇。半屬養生之法。予雖

不敏竊附於聖人之徒不敢爲誕妄不經之言之誤世。有怪此卷以頤養命名而覓一丹方不得者。予以空疎謝之。又有怪予著飲饌一篇而未及烹飪之法。不知醬用幾何。醋用幾何。醃椒香辣用幾何者。予曰苟若是。是一庖人而已矣。烏足重哉。人曰若是則食物志尊生。賤衛生錄等書。何以備列此等。予曰是誠庖人之書也。士各明志。人有弗爲。

甲、忙中行樂之法

人間至樂之境。惟帝王得以有之。下此則公卿將相。以及羣輔百僚。皆可以行樂之人也。然有萬幾在念。百務縈心。一日之內。除視朝聽政。放衙理事。治人事神。反躬修己之外。其爲行樂之時。有幾。曰不然。樂不在外而在

心心以爲樂。則是境皆樂。心以爲苦。則無境不苦。身爲帝王。則當以帝王之境爲樂。境身爲公卿。則當以公卿之境爲樂。境凡我分所當行。推諉不去者。卽當擯棄。一切悉視爲苦。而專以此事爲樂。謂我爲帝王。日有萬幾之冗。其心則誠勞矣。然世之艷慕帝王者。求爲片刻而不能。我之至勞。人所謂至逸也。爲公卿將相。羣輔百僚者。居心亦復如是。則不必於視朝聽政。放衙理事。治人事神。反躬修己之外。別尋樂境。卽此得爲之地。便是行樂之場。一舉筆而安天下。一矢口而遂羣生。以天下羣生之樂爲樂。何快如之。若於此外稍得清閒。再享一切應有之福。則人皇可比玉皇。俗吏竟成仙吏。何蓬萊三島之足羨哉。此術非他。蓋用吾家老子退一步法。以不如己者視己。則日見可樂。以勝於己者視己。則時覺可憂。從來人君之

善行樂者莫過於漢之文景。其不善行樂者莫過於武帝。以文景於帝王應行之外不多一事故覺其逸。武帝則好大喜功。且薄帝王而慕神仙。是以徒見其勞。人臣之善行樂者莫過於唐之郭子儀。而不善行樂者則莫如李廣。子儀既拜汾陽王。志願已足。不復他求。故能極欲窮奢。備享人臣之福。李廣則恥不如人。必欲封侯而後已。是以獨當單于。卒致失道。後期而自頸。故善行樂者必先知足。二疏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不辱不殆。至樂在其中矣。

乙、有錢行樂之法

勸貴人行樂易。勸富人行樂難。何也。財爲行樂之資。然勢不宜多。多則反爲累人之具。華封人祝帝堯。富壽多男。堯曰。富則多事。華封人曰。富而使

人分之。何事之有。由是觀之。財多不分。卽以唐堯之聖。帝王之尊。猶不能免多事之累。况德非聖人。而位非帝王者乎。陶朱公屢致千金。屢散千金。其致而必散。散而復致者。亦學帝堯之防多事也。茲欲勸富人行樂。必先勸之分財。勸富人分財。其勢同於挾山超海。此必不得之數也。財多則思運。不運則生息不繁。然不運則已。一運則經營慘淡。坐起不寧。其累有不可勝言者。財多必善防。不防則爲盜賊所有。而且以身殉之。然不防則已。一防則驚魂四繞。風鶴皆兵。其恐懼殼棘之狀。有不堪目睹者。且財多必招忌。語云。溫飽之家。衆怨所歸。以一身而爲衆射之的。方憂傷慮死之。不暇。尙可與言行樂乎哉。甚矣財不可多。多之爲累。亦至此也。然則富人行樂。其終不可冀乎。曰。不然。多分則難。少斂則易。處比戶可封之世。難於售。

恩當民窮財盡之秋。易於見德。少課錙銖之利。窮民卽起頌颺。略蠲升斗之租。貧佃卽生歌舞。本償而子息未償。因其貧也。而貰之一券。繼焚卽噪。馮驩之令譽。賦足而國用不足。因其匱也。而助之。急公偶試。卽來卜式之美名。果如是。則大異於今日之富民。而又無損於本來之故我。覬覦者息。而讎怨者稀。是則可言行樂矣。其爲樂也。亦同貴人。不必於持籌握算之外。別尋樂境。卽此寬租減息。仗義急公之日。聽貧民之歡欣贊頌。卽當兩部鼓吹。受官司之獎勵稱揚。便是百年華袞。榮莫榮於此。樂亦莫樂於此矣。至於悅色娛聲。眠花籍柳。構堂建廈。嘯月嘲風。諸樂事。他人欲得。所患無資業。有其資。何求弗遂。是同一富也。昔爲最難行樂之人。今爲最易行樂之人。卽使帝堯不死。陶朱現在。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去其

一念之刻而已矣。

丙、無錢行樂之法

窮人行樂之方。無他祕巧。亦止有退一步法。我以為貧。更有貧於我者。我以為賤。更有賤於我者。我以妻子為累。尙有鰥寡孤獨之民。求為妻子之累而不能者。我以胼胝為勞。尙有身繫獄廷。荒蕪田地。求安耕鑿之生而不可得者。以此居心。則苦海盡成樂地。如或向前一算。以勝己者相衡。則片刻難安。種種桎梏幽囚之境出矣。一顯者。旅宿郵亭。時方溽暑。帳內多蚊。驅之不出。因憶家居時。堂寬似宇。簟冷如冰。又有羣姬握扇而揮。不復知其為夏。何遽困厄至此。因懷至樂。愈覺心煩。遂致終夕不寐。一亭長露宿階下。為衆蚊所嚙。幾至露筋。不得已而奔走庭中。俾四體動而弗停。則

嚙人者無由厠足。乃形則往來僕僕。口則贊歎囂囂。一似苦中有樂者。顯者不解。呼而訊之。謂汝之受困。什伯於我。我以為苦。而汝以為樂。其故維何。亭長曰。偶憶某年。為讎家所限。身繫獄中。維時亦當暑月。獄卒防予私逸。每夜拘攣手足。使不得動搖。時蚊蚋之繁。倍於今夕。聽其自嚙。欲稍稍規避而不能。以視今夕之奔走不息。四體得以自如者。奚啻仙人鬼之別乎。以昔較今。是以但見其樂。不知其苦。顯者聽之。不覺爽然自失。此即窮人行樂之祕訣也。不獨居心為然。卽鑄體鍊形。亦當如是。譬如夏月苦炎。明知為室廬卑小所致。偏向驕暘之下。來往片時。然後步入室中。則覺暑氣漸消。不似從前酷烈若畏。其湫隘而投寬處。納涼及至歸來。炎蒸又加十倍矣。冬月苦冷。明知為牆垣單薄所致。故向風雪之中。行走一次。然

後歸廬返舍。則覺寒威頓減。不復凜冽。如初若避此荒涼。而向深居就煖。及其再入戰慄。又作何狀矣。由此類推。則所謂退步者。無地不有。無人不有。想至退步。樂境自生。予爲兩間第一困人。其能免死於憂。不枯槁於迍。遭躑躅者。皆用此法。又得管城一物。相伴終身。以掃千軍。則不足以除萬慮。則有餘。然非善作退步。卽楮墨亦能困人。想虞卿著書。亦用此法。我能公世。彼特祕而未傳耳。

由亭長之說推之。則凡行樂者。不必遠引他人爲退步。卽此一身。誰無過來之逆境。大則災凶禍患。小則疾病憂傷。執柯伐柯。其則不遠。取而較之。更爲親切。凡人一生。奇禍大難。非特不可遺忘。還宜大書特書。高懸座右。其裨益於身者。有三。孽由己作。則可知非痛改。視作前車。禍自天來。則可

止怨釋。尤以弭後患。至於憶苦追煩。引出無窮樂境。則又警心惕目之餘事矣。如曰省躬罪己。原屬隱情。難使他人共睹。若是則有包含韞籍之法。或止書罹患之年月。而不及其事。或別書隱射之數語。而不露其詳。或撰作一聯一詩。懸掛起居親密之處。微寓己意。不使人知。亦淑慎其身之妙法也。此皆湖上笠翁。瞞人獨做之事。筆機所到。欲諱不能。俗語所謂不打自招者。非乎。

丁、家庭行樂之法

世間第一樂地。無過家庭。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是聖賢行樂之方。不過如此。而後世人情之好。往往與聖賢相左。聖賢所樂者。彼則苦之。聖賢所苦者。彼反視爲至樂。而沉溺其中。如棄現在之父親。而拜他人爲

父撇同胞之手足而與陌路結盟。避女色而就變童。舍家雞而尋野鷺。是皆情理之至悖。而舉世習而安之。其故無他。總由一念之惡。舊喜新厭。常趨異所致。若是則生而所有之形骸。亦覺陳腐可厭。胡不并易而新之。使今日魂附一體。明日又附一體。覺愈變愈新之可愛乎。其不能變而新之者。以生定故也。然欲變而新之。亦自有法。時易冠裳。疊更幃座。而照之以鏡。則似換一規模矣。卽以此法而施之。父母兄弟骨肉妻孥。以結交濫費之資。而鮮其衣飾。美其供奉。則居移氣。養移體。一歲而數變其形。豈不猶之謂他人父。謂他人母。而與同學少年。互稱兄弟。各家美麗。共締姻盟者哉。有好游狹邪者。蕩盡家資而不顧。其妻迫於飢寒而求去。臨去之日。別換新衣。而佐以美飾。居然絕世佳人。其夫抱而泣曰。吾走盡章臺。未嘗遇

此嬌麗。由是觀之。匪人之美。衣飾美之也。倘能復留。當爲勤儉克家而置汝金屋。妻善其言而止。後改蕩從善。卒如所云。又有人子不孝而爲親所逐者。鞠於他人。越數年而復返。定省承歡。大異疇昔。其父訊之。則曰。非予不愛其親。習久而生厭也。茲復厭所習見。而以久不睹者爲可親矣。衆人笑之。而有識者憐之。何也。習久而厭其親者。天下皆然。而不能自明其故。此人知之。又能直言無諱。蓋可以爲善之人也。此等罕譬曲喻。皆爲勸導愚蒙。誰無至性。誰乏良知。而俟予爲木鐸。但觀孺子離家。卽生哭泣。豈無至樂之境。十倍其家者哉。性在此而不在彼也。人能以孩提之樂境爲樂境。則去聖人不遠矣。

戊、獨身行樂之法

逆旅二字。足概遠行。旅境皆逆境也。然不受行路之苦。不知居家之樂。此等况味。正須一一嘗之。予游絕塞而歸。鄉人訊曰。邊陲之游樂乎。予曰。樂有經其地而憚焉者。曰。地則不毛。人皆異類。睹沙場而氣索。聞鉦鼓而魂搖。何樂之有。予曰。向未離家。謬謂四方一致。其飲饌服飾。皆同於我。及歷四方。知有大謬不然者。然止游通邑大都。未至窮邊極塞。又謂遠近一理。不過稍變其制而已矣。及抵邊陲。始知地獄卽在人間。羅刹原非異物。而今而後。方知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而近地之民。其去絕塞之民者。反有霄壤幽明之大異也。不入其地。不睹其情。烏知生於腹地。大邑都會。衣輕席煖。飯稻羹魚之足樂哉。此言出路之人。視居家之樂爲樂也。然未至還家。則終覺其苦。又有視家爲苦。借道途行樂之法。可以暫娛目前。不爲風

霜車馬所困者。又一方便法門也。向平欲俟婚嫁既畢。遨遊五嶽。李固與弟書。謂周觀天下而獨未見益州。似有遺憾。太史公因遊名山大川。得以史筆妙千古。是游也者。男子生而欲得。不得卽以爲恨者也。有道之士。尙欲挾資裹糧。專行其志。而我以餬口資生之便。爲益聞廣見之資。過一地卽覽一地之人情。經一方則睹一方之勝概。而且食所未食。嘗所欲嘗。著所餘者而歸。遺細君似得五侯之鯖。以果一家之腹。是人生最樂之事也。奚事哭泣阮途。而爲乘槎馭駿者所竊笑哉。

己 春季行樂之法

人有喜怒哀樂。天有春夏秋冬。春之爲令。正萬物含歡之候。陰陽肆樂之時也。人心至此不求暢而自暢。猶父母相親相愛。則兒女嬉笑自如。睹滿

堂之歡欣。卽欲向隅。而泣泣不出也。然當春行樂。每易過情。必留一綫之餘春。以度將來之酷夏。蓋一歲難過之關。惟有三伏精神之耗。疾病之生。死亡之至。皆由於此。故俗話云。過得七月半。便是鐵羅漢。非虛語也。思患預防。當在三春行樂之時。不得縱慾過度。而先埋伏病根。花可熟觀。鳥可傾聽。山川雲物之勝。可以縱游。而獨於房慾之事。略存餘地。蓋人當此際。滿體皆春。春者。洩盡無遺之謂也。草木之春。洩盡無遺而不壞者。以三時皆蓄。而止候洩於一春。過此一春。又皆蓄精養神之候矣。人之一身。能保一時盡洩。而三時皆不洩乎。盡洩於春。而又不能不洩於夏。雖草木不能不枯。况人身之浮脆者乎。欲留枕蓆之餘歡。當使游觀之盡致。何也。分心花鳥。便覺體有餘閒。併力閨幃。易致身無寧刻。然予所言。皆防已甚之詞。

也。若使杜情而絕慾，是天地皆春，而我獨秋焉。用此不情之物，而作人中災異乎。

庚、夏季行樂之法

酷夏之可畏。前幅雖露其端，然未盡暑毒之什一也。使天只有三時而無夏，則人之死也必稀。巫醫僧道之流，皆苦飢寒而莫救矣。止因多此一時，遂覺人身叵測。常有朝人而夕鬼者。戴記云：是月也，陰陽爭，死生分，危哉。斯言令人不寒而慄矣。凡人身處此候，皆當時時防病，日日憂死，防病憂死，則當刻刻偷閒以行樂。從來行樂之事，人皆選暇於三春，予獨息機於九夏。以三春神旺，即使不樂，無損於身。九夏則神耗氣索，力難支體，如其不樂，則勞神役形，如火益熱，是與性命爲讎矣。月令以仲冬爲閉藏，予謂

天地之氣閉藏於冬。人身之氣當令閉藏於夏。試觀隆冬之月。人之精神愈寒愈健。較之暑氣鑠人。有不可同年而語者。凡人苟非民社繫身。飢寒迫體。稍堪自逸者。則當以三時行事。一夏養生。過此危關。然後出而應耐世故。未爲晚也。

先是予絕意浮名。不干寸祿。山居避亂。反以無事爲榮。夏不謁客。亦無客至。匪止頭巾不設。併衫履而廢之。或裸處亂荷之中。妻孥覓之不得。或偃臥長松之下。猿鶴過而不知。洗硯石於飛泉。試茗奴以積雪。欲食瓜而瓜生戶。外思啖菓而菓落樹頭。可謂極人世之奇閒。擅有生之至樂者矣。後此則徙居城市。酌應日紛。雖無利欲薰人。亦覺浮名致累。計我一生得享列仙之福者。僅有三年。今欲續之。求爲閏餘。而不可得矣。傷哉。人非鐵石。

奚堪磨杵作鍼。壽豈泥沙不禁。委塵入土。予以勸人行樂。而深悔自役其形。噫。天何惜於一問。以補富貴榮膺之不足哉。

辛 秋季行樂之法

過夏徂秋。此身無恙。是當與妻孥慶賀重生。交相爲壽者矣。又值炎蒸初退。秋爽媚人。四體得以自如。衣衫不爲桎梏。此時不樂。將待何時。况有阻人行樂之二物。非久卽至。二物維何。霜也。雪也。霜雪一至。則諸物變形。非特無花。亦且少葉。亦時有月。難保無風。若謂春霄一刻值千金。則秋價之昂。宜增十倍。有山水之勝者。乘此時蠟屐而遊。不則當面錯過。何也。前此欲登而不可。後此欲眺而不能。則是又有一年之別矣。有金石之交者。及此時朝夕過從。不則交臂而失。何也。襪襪阻人於前。咫尺有同千里。風雲

欺人於後。訪戴何異登天。則是又負一年之約矣。至於人生之在家。一到此時。有如久別乍逢。爲歡特異。何也。暑月汗流。求爲盛粧而不得。十分嬌艷。惟四五之僅存。此則全副精神。皆可用於青鬟翠黛之上。久不睹而今忽睹。有不與遠歸新娶同其燕好者哉。爲歡卽慾。視其精力短長。總留一綫之餘地。能行百里者。至九十而思休。善登浮屠者。至六級而卽下。此房中祕術。請爲少年傳授之。

壬、冬季行樂之法

冬天行樂。必須設身處地。幻爲路上行人。備受風雪之苦。然後回想在家。則無論寒燠晦明。皆有勝人百倍之樂矣。嘗有畫雪景山水。人持破傘。或策蹇驢。獨行古道之中。經過懸崖之下。石作猙獰之狀。人有顛蹶之形者。

此等險畫。隆冬之月。正宜懸掛中堂。主人對之。卽是禦風障雪之屏。煖胃和衷之藥。若楊國忠之肉陣。黨太尉之羊羔美酒。初試則溫。稍停則奇寒至矣。善行樂者。必先作如是觀。而後繼之以樂。則一分樂境。可抵二三分。五七分樂境。便可抵十分十二分矣。然一到樂極忘憂之際。其樂自能漸減。十分樂境。只作得五七分。二三分樂境。又只作得一分矣。須將一切苦境。又復從頭想起。其樂之漸增不減。又復如初。此善討便宜之第一法也。譬之行路之人。計程共有百里。行過七八十里。所剩無多。然無奈望到心堅急切。難待種種畏難怨苦之心。出一回頭。計共行過之路數。則七八十里之遠者。可到。况其少而近者乎。譬如此際。止行二三十里。尙餘七八十里。則苦多樂少。其境又當何如。此種想念。非但可爲行樂之方。凡居

官者之理繁。治劇學道者之讀書窮理。農工商賈之任勞。卽勤無一不可倚之爲法。噫。人之行樂。何與於我。而我爲之。穎敵舌焦。手腕幾脫。是殆有媚人之癖。而以楮墨代脂韋者乎。

癸、隨時卽景就事行樂之法

行樂之事多端。未可執一而論。如睡有睡之樂。坐有坐之樂。行有行之樂。立有立之樂。飲食有飲食之樂。盥櫛有盥櫛之樂。卽袒裼裸裎。如廁便溺。種種穢褻之事。處之得宜。亦各有其樂。苟能見景生情。逢場作戲。卽可悲可涕之事。亦變歡娛。如其應事寡才。養生無術。卽徵歌選舞之場。亦生悲感。茲以家常受用。起居安樂之事。因便制宜。各存其說於左。

睡

有專言法術之人。徧授養生之訣。欲予北面事之。予訊益壽之功。何物稱最。頤生之地。誰處居多。如其謀謀而合。則奉爲師。不則友之可耳。其人曰。益壽之方。全憑導引。安生之計。惟賴坐功。予曰。若是則汝法最苦。惟修苦行者能之。予懶而好動。且事事求樂。未可以語此也。其人曰。然則汝意云何。試言之。不妨互爲印政。予曰。天地生人。以時動之者半。息之者半。動則旦而息則暮也。苟勞之以日而不息之。以夜則旦旦而伐之。其死也可立而待矣。吾人養生亦以時。擾之以半。靜之以半。擾則行起坐立。而靜則睡也。如其勞我以經營。而不逸我以寢處。則岌岌乎殆哉。其年也不堪屈指矣。若是則養生之訣。當以善睡居先。睡能還精。睡能養氣。睡能健脾益胃。睡能堅骨壯筋。如其不信。試以無疾之人。與有疾之人。合而驗之。人本無

疾而勞之以夜。使曩夕不得安眠。則眼眶漸落。而精氣日頹。雖未卽病。而病之情形出矣。患疾之人。久而不寐。則病勢日增。偶一沉酣。則其醒也。必有油然勃然之勢。是睡非睡也。藥也。非療一疾之藥。乃治百病。救萬民。無試不驗之神藥也。茲欲從事導引。併力坐功。勢必先遣睡魔。使無倦態。而後可。予忍棄生平最效之藥。而試未必果驗之方哉。其人艷然而去。以予不足教也。予誠不足教哉。但自陳所得。實爲有見而然。與強辯飾非者。稍別。前人睡詩云。花竹幽窗午夢長。此中與世暫相忘。華山處士如容見。不覓仙方覓睡方。近人睡訣云。先睡心。後睡眼。此皆書本睡餘。請置弗道。道其未經發明者而已。睡有睡之時。睡有睡之地。睡又有可睡不可睡之人。請條晰言之。由戌至卯。睡之時也。未戌而睡。謂之先時。先時者不祥。謂與

疾作思臥者無異也。過卯而睡。謂之後時。後時者犯忌。謂與長夜不醒者無異也。且人生百年。夜居其半。窮日行樂。猶苦不多。况以睡夢之有餘。而損宴游之不足乎。有一名士善睡。起必過午。先時而訪。未有能晤之者。予每過其居。必俟良久而後見。一日悶坐無聊。筆墨具在。乃取舊詩一首。更易數字而嘲之曰。吾在此靜睡。起來常過午。便活七十年。止當三十五。同人見之。無不絕倒。此雖謔浪。頗關至理。是當睡之時。止有黑夜。舍此皆非其候矣。然而午睡之樂。倍於黃昏。三時皆所不宜。而獨宜於長夏。非私之也。長夏之一日。可抵殘冬之二日。長夏之一夜。不敵殘冬之半夜。使止息於夜。而不息於晝。是以一分之逸。敵四分之勞。精力幾何其能堪此。况暑氣鑠金。當之未有不倦者。倦極而睡。猶飢之得食。渴之得飲。養生之計。未

有善於此者。午殮之後。略踰寸晷。俟所食既消。而後徊徘近榻。又勿有心
覓睡。覓睡得睡。其爲睡也不甜。必先處於有事。事未畢。而忽倦睡。鄉之民
自來招我桃源天台。諸妙境原非有意造之。皆莫知其然而然者。予最愛
舊詩中。有手倦拋書午夢長一句。手書而眠。意不在睡。拋書而寢。則又意
不在書。所謂莫知其然而然也。睡中三昧。惟此得之。此論睡之時也。睡又
必先擇地。地之善者有二。曰靜曰涼。不靜之地。止能睡目。不能睡耳。耳目
兩岐。豈安身之善策乎。不涼之地。止能睡魂。不能睡身。身魂不附。乃養生
之至忌也。至於可睡不可睡之人。則分別於忙閒二字。就常理而論之。則
睡忙人宜閒。人可以不忙。睡然使忙人假寐。止能睡眼。不能睡心。心不睡
而眼睡。猶之未嘗睡也。其最不受用者。在將覺未覺之一時。忽然想起某

事未行。某人未見。皆萬萬不可已者。睡此一覺。未免失事。妨時。想到此處。便覺魂趨夢繞。膽怯心驚。較之未睡以前。更加煩躁。此忙人之不宜睡也。閒則眼未闔而心先闔。心已開而眼未開。已睡較未睡爲樂。已醒較未醒更樂。此閒人之宜睡也。然天地之間。能有幾個閒人。必欲閒而始樂。是無可睡之時矣。有暫逸其心以妥夢魂之法。凡一日之中。急切當行之事。俱當於上半日告竣。有未竣者。則分遣家人代之。使事事皆可着落。然後尋床覓枕。以赴黑甜。則與閒人無別矣。此言可睡之人也。而尤有吃緊一關。未經道破者。則在莫行歹事。半夜敲門不吃驚。始可於日間睡覺。不則一聞剝啄。卽是邏倅到門矣。

坐

從來善養生者。莫過於孔子。何以知之。知之於寢。不尸居不容二語。使其好飾觀瞻。務修邊幅。時時求肖君子。處處欲爲聖人。則其寢也。居也不求尸而自尸。不求容而自容。則五官四體。不復有舒展之刻。豈有泥塑木雕其形。而能久長於世者哉。不尸不容四字。繪出一幅時哉聖人。宜乎崇祀千秋。而爲風雅斯文之鼻祖也。吾人燕居坐法。當以孔子爲師。勿務端莊。而必正襟危坐。勿同束縛。而爲膠柱難移。抱膝長吟。雖坐也。而不妨同於箕踞。支頤喪我。行樂也。而何必名爲坐忘。但見面與身齊。久而不動者。其人必死。此圖畫眞容之先兆也。

行

貴人之出。必乘車馬。逸則逸矣。然於造物賦形之義。略欠周全。有足而不

用與無足等耳。反不若安步當車之人。五官四體皆能適用。此貧士驕人語。乘車策馬。曳履褰裳。一般同是行人。止有動靜之別。使乘車策馬之人。能以步趨爲樂。或經山水之勝。或逢花柳之妍。或遇戴笠之貧交。或見負薪之高士。欣然止馭。徒歡爲步。有時安車而代步。有時安步以當車。其能用足也。又勝貧士一籌矣。至於貧士驕人。不在有足能行。而在緩急出門之可恃。事屬可緩。則以安步當車。如其急也。則以疾行當馬。有人亦出無人亦出。結伴可行。無伴亦可行。不似富貴者。假足於人。人或不來。則我不能卽出。此則有足若無。大悖謬於造物賦形之義耳。興言及此。行殊可樂。

立

立分久暫。暫可無依。久當思傍。亭亭獨立之事。但可偶一爲之。旦旦如是。

則筋骨皆懸。而脚跟如砥。有血脈膠凝之患矣。或倚長松。或凭怪石。或靠危欄作軾。或扶瘦竹爲筇。旣作羲皇上人。又作畫圖中物。何樂如之。但不可以美人作柱。慮其礎石太纖。而致棟梁皆仆也。

飲

宴集之事。其可貴者有五。飲量無論寬窄。貴在能好。飲伴無論多寡。貴在善談。飲具無論豐嗇。貴在可繼。飲政無論寬猛。貴在可行。飲候無論短長。貴在能止。備此五貴。始可與言飲酒之樂。不則麩蘖賓朋。皆鑿性斧身之具也。予生平有五好。又有五不好。事則相反。乃其勢又可並行而不悖。五好五不好。維何。不好酒而好客。不好食而好談。不好爲長夜之歡。而好與明月相隨。而不忍別。不好爲苛刻之令。而好受罰者。欲辨無辭。不好使酒。

罵坐之人而好其於酒後盡露肝膈。坐此五好五不好。是以飲量不勝蕉葉。而日與酒人爲徒。近日又增一種癖。好癖。惡癖。好音樂。每聽必至忘歸。而又癖惡座客多言與竹肉之音相亂。飲酒之樂。備於五貴五好之中。此皆爲宴集賓朋而設。若夫家庭小飲。與燕閒獨酌。其爲樂也。全在天機逗露之中。形跡消忘之內。有飲宴之實事。無酌酢之虛文。睹兒女笑啼。認作斑斕之舞。聽妻孥勸誡。若聞金縷之歌。苟能作如是觀。則雖謂朝朝歲旦。夜夜元宵可也。又何必座客常滿。罇酒不空。日藉豪舉以爲樂哉。

談

讀書最樂之事。而懶人常以爲苦。清閒最樂之事。而有人病其寂寞。就樂去苦。避寂寞而享安閒。莫若與高士盤桓。文人講論。何也。與君一夕話。勝

讀十年書。既受一夕之樂。又省十年之苦。便宜不亦多乎。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閒。既得半日之閒。又免多時之寂。快樂可勝道乎。善養生者。不可不交有道之士。而有道之士。多有善談者。有道而善談者。人生希覯。是當時就日招。以備開聾啓聵之用者也。卽云我能揮塵。無假於人。亦須借朋儕起發。豈能若西域之鐘簾。不叩自鳴者哉。

沐浴

盛暑之月。求樂事於黑甜之外。其惟沐浴乎。潮垢非此不除。濁汗非此不淨。炎蒸暑毒之氣。亦非此不解。此事非獨宜於盛夏。自嚴冬避冷。不宜頻浴外。凡遇春溫秋爽。皆可借此爲樂。而養生之家。則往往忌之。謂其損耗元神也。吾謂沐浴既能損身。只雨露亦當損物。豈人與草木有二性乎。然

沐浴損身之說。亦非無據而云然。予嘗試之。試於初下浴盆時。以未經澆灌之身。忽遇澎湃奔騰之勢。以熱投冷。以濕犯燥。幾類水攻。此一激也。實足以衝散元神。耗除精氣。而我有法以處之。慮其太激。則勢在尙緩。避其太熱。則利於用溫。解衣磅礴之秋。先調水性。使之略帶溫和。由腹及胸。由胸及背。惟其溫而緩也。則有水似乎無水。已浴同於未浴。俟與水性相習之後。始以熱者投之。頻浴頻投。頻投頻攪。使水乳交融。而不覺漸入佳境。而莫知。然後縱橫其勢。反側其身。逆灌順澆。必至痛快其身而後已。此盆中取樂之法也。至於富室大家。擴盆爲屋。注水於池者。冷則加薪。熱則去火。自有以逸待勞之法。想無俟貧人置喙也。

聽琴觀棋

奕棋儘可消閒。似難藉以行樂。彈琴實堪養性。未易執此求歡。以琴必正襟危坐而彈。棋必整槩橫戈以待。百骸盡放之時。何必再期整肅。萬念俱忘之際。豈宜復較輸贏。常有貴祿榮名付之一擲。而與人圍棋賭勝。不肯以一着相饒者。是與讓千乘之國。而爭簞食豆羹者何異哉。故喜彈不若喜聽。善奕不如善觀。人勝而我爲之喜。人敗而我不必爲之憂。則是常居勝地也。人彈和緩之音。而我爲之吉。人彈噍殺之音。而我不必爲之凶。則是長爲吉人也。或觀聽之餘。不無技癢。何妨偶一爲之。但不寢食其中。而莫之或出。則爲善彈善奕者耳。

看花聽鳥

花鳥二物造物生之以媚人者也。旣產嬌花嫩蕊以代美人。又病其不能

解語。復生羣鳥以佐之。此段心機竟與購覓紅粧習成歌舞飲之食之教之誨之。以媚人者同一周旋之至也。而世人不知。目爲蠢然一物。常有奇花過目而莫之睹。鳴禽闕耳而莫之聞者。至其捐資所買之侍妾。色不及花之萬一。聲僅竊鳥之緒餘。然而睹貌卽驚。聞歌輒喜。爲其貌似花而聲似鳥也。噫。貴似賤。真與葉公之好龍何異。予則不然。每值花柳爭妍之日。飛鳴鬪巧之時。必致謝洪鈞。歸功造物。無飲不奠。有食必陳。若善士信嫗之佞佛者。夜則後花而眠。朝則先鳥而起。惟恐一聲一色之偶遺也。及至鶯老花殘。輒怏怏如有所失。是我之一生。可謂不負花鳥而花鳥得。予亦所稱一人知己死。可無恨者乎。

▲第二 止憂之部

憂可忘乎。不可忘乎。曰可忘者非憂。憂實不可忘也。然則憂之未忘。其何能樂。曰憂不可忘而可止。止則所以忘之也。如人憂貧而勸之使忘。彼非不欲忘也。啼飢號寒者迫於內。課賦索逋者攻於外。憂能忘乎。欲使貧者忘憂。必先使飢者忘啼。寒者忘號。徵且索者忘其逋賦而後可。此必不得之數也。若是則忘憂二字。徒虛語耳。猶慰下第者以來科必發。慰老而無嗣者。以日後必生。迨其不發不生。亦止聽之而已。能歸咎慰我者。而責之使償乎。語云。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慰人憂貧者。必當授以生財之法。慰人下第者。必先予以必售之

方慰人老而無嗣者。當令蓄姬買妾。止妬息爭。以爲多男從出之地。若是則爲有裨之言。不負一番勸諭。止憂之法。亦若是也。憂之途徑。雖繁。總不出可備難防之二種。姑爲汗竹。以代樹萱。

甲、止眼前可備之憂

拂意之境。無人不有。但問其易處。不易處。可防。不可防。如易處而可防。則於未至之先。籌一計以待之。此計一得。卽委其事於度外。不必再籌。再籌則惑我者至矣。賊攻於外。而民擾於中。其可乎。俟其既至。則以前畫之策。取而予之。切勿自動聲色。聲色動於外。則氣餒於中。此以靜待動之法。易知亦易行也。

乙、止身外不測之憂

不測之憂。其未發也。必先有兆。現乎著龜。動乎四體者。猶未必果驗。其必驗之兆。不在凶信之頻來。而反在吉祥之事之太過。樂極悲生。否伏於泰。此一定不移之數也。命薄之人。有奇福。必有奇禍。卽厚德載福之人。吉祥之內。亦必釀出小災。蓋天道好還。不敢盡私其人。微示公道於一線耳。達者處此。無不思患預防。謂此非善境。乃造化必忌之數。而鬼神必矚之秋也。蕭牆之變。其在是乎。止憂之法有五。一曰謙。以省過。二曰勤。以礪身。三曰儉。以儲費。四曰恕。以息爭。五曰寬。以彌謗。率此而行。則憂之大者可小。小者可無。非巡環之數。可以竊逃而倖免也。祇因造物予奪之權。不肯爲人所測識。料其如此。彼反未必如此。亦造物者顛倒英雄之慣技耳。

▲第三 飲啜之部

食物本草一書。養生家必需之物。然翻閱一過。卽當置之。若留匕著之旁。日備考核。宜食之物則食之。否則相戒勿用。吾恐所好非所食。所食非所好。曾皙嗜羊棗而不得嚙。曹劌鄙肉食而偏與謀。則飲食之事亦太苦矣。嘗有性不宜食。而口偏嗜之。因惑本草之言。遂以疑慮致疾者。弓蛇之爲崇。豈僅在形似之間哉。食色性也。欲藉飲食養生。則以不離乎性者近是。

甲、愛食者多食

生平愛食之物卽可養身。不必再查本草。春秋之時並無本草。孔子性嗜

薑卽不徹薑食性嗜醬卽不得其醬不食皆隨性之所好非有考據而然。孔子於薑醬二物每食不離。未聞以多致疾。可見性好之物多食不爲崇也。但亦有調劑君臣之法。不可不知。肉雖多不使勝食。此卽調劑君臣之法。肉與食較。則食爲君而肉爲臣。薑醬與肉較。則又肉爲君而薑醬爲臣矣。雖有好不好之分。然君臣之位不可亂也。他物類是。

乙、怕食者少食

凡食一物而凝滯胸膈不能尅化者。卽是病根。急宜消導。世間只有瞑眩之藥。豈有瞑眩之肉乎。喜食之物必無是患。強半皆所惡也。故性惡之物卽當少食。不食更宜。

丙、太饑勿飽

欲調飲食先勻饑飽。大約饑至七分而得食。斯爲酌中之度。先時則早過。候則遲。然七分之饑亦當予以七分之飽。如田疇之水。務與禾苗相稱。所需幾何。則灌注幾何。太多反能傷稼。此平時養生之火候也。有時迫於繁冗。饑過七分而不得食。遂至九分十分者。是謂太饑。其爲食也。寧失之少。勿犯於多。多則饑飽相搏。而脾氣受傷。數月之調和。不敵一朝之紊亂矣。

丁 太飽勿饑

饑飽之度。不得過於七分是已。然又豈無饜飡太甚。其腹果然之時。是則失之太飽。其調饑之法。亦復如前。寧豐勿嗇。若謂踰時不久。積食難消。以養鷹之法處之。故使饑腸欲絕。則似大熟之後。忽遇奇荒。貧民之饑。可耐也。富民之饑。不可耐也。疾病之生。多由於此。從來善養生者。必不以身爲

戲

戊、怒時哀時勿食

喜怒哀樂之發。均非進食之時。然在喜樂猶可在。哀怒則必不可。怒時食物易下而難消。哀時食物難消亦難下。俱宜暫過一時。候其勢之稍殺。飲食無論遲早。總以入腸消化之時爲度。早食而不消。不若遲食而卽消。不消卽爲患。消則可免一殮之憂矣。

己、倦時悶時勿食

倦時勿食。防瞌睡也。瞌睡則食停於中而不得下。煩悶時勿食。避惡心也。惡心則非特不下而嘔逆隨之。食一物務得一物之用。得其用則受益。不得其用豈止不受益而已哉。

▲第四 男女之部

夫行樂之法。繁且衆矣。條分縷晰。言之惟恐其難詳。敢以草草出之。耶。以上各部所述者。亦既備矣。然于男女之間。似未盡意。故于此而另舉男女一部以補之。行樂之法。在男女之間爲最多。而且最微妙。最有味之行樂法。本在乎男女之間。而最放浪最難言之行樂法。亦在于男女之間也。或謂既有難言之隱。似可略之而不必言。而子乃知其放浪難言。竟言之。得毋自蹈于不端耶。漁乃撫掌而笑曰。此迂拘固執之談也。夫男女間行樂之法。豈盡不可言。其不可言者。乃在乎床第之間耳。洞玄之道。玉房之訣。此固不足以當男女行樂之法。

者且亦是人世間之魔道。非直漁所不屑言。亦人人所不屑言也。此外若花間鬥韻。月下論心。窗下敲碁。酒邊度曲。或攜玉手而細數螺紋。或倚雲鬟而微聞香澤。或鶯簧輕試而巧語如珠。或鳳履初翹而蓮鈎在握。凡此種種。皆男女間最愛之情。最樂之境。行之固綺麗風光。使見者妒羨。言之亦無傷大雅。使聞者關情。此實古今上下最溫磨。最奇妙。最快樂。最難驟得。亦口之所難言。筆之所難寫之樂境也。而漁竟不揣絮絮言之。復縷縷述之者。蓋欲使世之人。知此境之溫磨。奇妙快樂。而難驟得也。亦欲使世之人。若竟得此溫磨。奇妙快樂之境。而時時享受。細細尋味。莫等閒度過也。更欲使世之人。因漁絮言之。縷縷述之。而多得此溫磨。奇妙快樂。難驟得之境。而享受之。

李漁之爲可人也。若必眠花宿柳而炫方技之奇。握雨攜雲而入高唐之夢。是地獄中之歡場。而非人世間之樂境矣。

甲、花前

男女間之行樂。有三要。卽時。地。人是也。三者各能相稱。則可得無上至樂之境。否則真樂不易求也。以言人。則固以美色爲尙。時地之相稱與否。則在乎行樂者之自己審擇耳。美人之于花。雖爲二物。其實關切最深。似不可須臾相難者。古之人亦嘗以時花美女相提並論。實解人之語也。吾家謫仙亦嘗言之。始則曰名花傾國兩相歡。繼則曰雲想衣裳花想容。此可見美人與名花有固結不解之因緣也。良以美人之貌。美人之態。美人之聲音笑貌。以及一切之舉止行動。無不令人生愛。而名花之色。名花之香。

以及其細枝嫩葉之姿。依石旁籬之態。亦無不令人生愛。而美人之愛花。尤其特長。且將護惟恐不至。深憐痛惜。惟恐其凋零。而爲花者亦似有知。乃故發其嬌艷之色。馥郁之香。輕盈之態。以媚美人。而報其深憐痛惜之意。美人之美。吾人無時無地愛之。憐之。痛之。惜之。名花之艷。吾人對之亦何獨不然。單獨對美人。或名花。猶且愛憐痛惜之。有加。今若使美人與名花相對。則其愛憐痛惜之情。有不陪增者乎。故花間實爲男女行樂最妙之地。使美人坐對名花。容光掩映。益增其美。名花對美人。亦搔首弄姿。益增其媚。二美既具。則處身其中者之光景。爲何如耶。且花間行樂之法。無所不宜。或攜清酒一瓢。淺斟薄飲。或聆精微小語。耳鬢廝磨。或攜素琴。閒彈古調。或鬥小草。互賭輸贏。或汲水澆花。或去虫除蠹。無論何事。皆具至

樂境非直如此。在名花美人相對時。不作他事。僅玩賞其兩兩之神情態。亦是至樂之事。况更益以其他助興之事哉。吾故曰男女行樂最宜之地。厥惟花間爲最佳也。

乙月下

月色之佳。實過一切。而尤以秋夜爲最。無論其盈也。缺也。莫不覺其可愛。光明皎潔。澄淨無倫。其盈也。固如明鏡之無塵。卽其缺也。亦如美人之露半面。益令人可愛。而纖纖新月。雅淡如鉞。亦自別饒風趣。故無論何人。對此明月。莫不愛好之也。且非但靈性高于萬物之人。見而愛好。卽彼微小無靈之物。亦愛好之。白兔見月而拜。秋蟲見月而鳴。是其證也。月姊清輝。普照萬物。其愛之好之也宜矣。男女行樂之時。亦以月夜爲最佳。尤以秋

夜月明之時爲最佳。當溽暑全消。新涼乍透。爽氣迎人。身心愉快。自非尋常所可及。乃于此時。偕美人遊于月光之下。其樂爲何如。非但人間之人見而生羨。我恐月裏嫦娥亦當見而妒煞。男子在月下。行樂之法極多。攜樽小酌。最爲相宜。對飲醅膠。細談衷曲。幽嫺之趣。無逾于斯。或移手踏月。徧歷園亭。共登小山。縱目遠眺。夜間景物。一覽無遺。亦無異登月府而俯觀下界也。或名香在爐。瑤琴在几。操彈一曲。雅韻悠揚。瞑目靜聽。凝神遠思。此無異置身大羅天中。而聆鈞天之樂。或輕攜紈扇。小步庭除。流螢點點。往來追撲。聚置螢囊。用以照讀。此具天真爛漫之樂趣也。或填譜新詞。偶作小曲。自倚玉笛。而令美人輕試鶯簧。按節微度。則遂韻清揚。歌聲夏玉。小紅低唱。妙趣環生。此等樂境。豈南面王所可易耶。或于清輝之下。令

作曼舞步點輕塵。風飄仙袂。月光撩亂。人影婆娑。則飛燕玉環。何可遽擬。及至舞止而翩然入懷。嬌喘頻頻。微聞香澤。如此銷魂。何殊真箇。凡此種種。非但是人間極樂之境。卽天上羣仙。亦難驟得彼于此等良宵。不知玩賞而惟頹然于枕席之間者。洵俗骨天生。無藥可治者矣。

丙 房幃

男女相處于房幃之間。其樂事之多。莫過于此。而醜事之行。亦無有過于此者。何謂樂與醜。是卽所行之事之正與不正耳。是誠如張京兆所謂閨房之內。夫婦之私。尙有甚于畫眉者。李綱敦倫而筆之于書。是亦非絕不可行之事。但不能嗜而太甚。須知樂不可極。樂極則悲生。萬事如此。况此未必是真樂而足損身之事乎。是亦猶腹飢必得食而充之。若食之而逾

分。又足損其胃矣。故男女間燕婉之私。非漁所欲言。而漁之所欲言者。則在于情慾之外。愛戀之中也。男女在閨幃之間。若無純正消遣之法。相對一室。易涉遐想。遐想生而慾心動。慾心動而不克自持矣。故處房幃之間。必有正當消遣之道。始克免此弊病。蓋心有專屬。不至旁瞥。遐想不生。而慾心無由起矣。然則所謂正當消遣之道。又若何。曰。是惟在相對處着眼而已。如長日相守。男觀書。女刺繡。此其本分所當爲者也。乃于倦讀罷繡時。煢茗閒談。以消其困。或互相品評其課藝。而使之良善。此亦消遣法之一種也。或作畫敲棋。或拈詩鬥韻。或鬢雲斜倚。小語時聞。或玉手親攜。指紋頻數。或雅謎互猜。以分勝負。或彩骰爭擲。以賭輸盈。凡此種種。皆房幃中行樂之正道。而無害于身心者也。每見今日男女之間。其對人時。則拘

拘束束過分矜持。非但不敢一笑。甚至不交一言。待至身入房幃。則謔浪笑噉。無所不至。非但語言逾分。而且形之于態。在矜持之餘。而驟然放縱。鮮有不及于亂者。是皆過之害也。夫其先之矜持。非出本意。因恐人之非議。而故爲之過也。其後之背人放浪。以欲暢其情懷。是亦過也。有此兩過。而房幃之隱祕。又豈可復問哉。

丁 出遊

春秋佳日。不可多得之時也。明山秀水。不可多得之地也。若既有此不可多得之地。而又逢此不可多得之時。若不善爲排遣。而縱令其匆匆而逝。其可惜爲何如耶。故出遊一事。實爲不可忽略者也。春山明媚。而秋水清澄。一年之中。其宜于出遊者。莫如春秋兩季。蓋一則穠桃艷李。富麗可愛。

一則神清氣秀。淡雅宜人。也。出遊之地。固脫不了山水二字。而古蹟所在。名勝之區。無論其在山在水。又爲遊踪必至之地。若古寺蒼苔。危崖奇樹。亦當乘時一訪之也。若招詩朋酒友。以出遊。固亦可樂。然終不如偕閨中人同遊之爲樂也。因朋友之轉輾招邀。必難立時集約。期定日。又難必天時之不變。一旦風雨偶逢。阻人清興。坐失此出遊之機。豈非一年遺憾。若閨中人。則近水樓台。如動遊興。略事部署。立刻可以成行。且青衫袖結。伴出遊。此中風趣。遠非朋友所能及。而在青山碧水。有此雙雙儷影。亦如萬綠叢中。着一點輕紅。別成妙境。山靈有知。亦當含笑相迎。謝爲名山生色也。出遊最宜于舟。因寬暢舒適。可攜飲饌等具。而其行又緩。沿途賞玩。不至蹈走馬看花之弊。若水道不通之處。則不得已而用籃輿。若用通行。

之棕轎。卽覺不稱矣。出遊必攜之品。則爲琴樽酒果等茗。可不備而茶葉不可不攜。因清遊所至。覺其地之可愛。足供流連者。則開樽小酌。以細玩其景物。或就松根呼僮汲泉煮茗。以解煩渴。蓋流連山水。非此不足以助興也。興之所至。或出琴彈之。則手指甫動。雅韻乍流。而山鳴谷應。衆響交作。其音韻之遠播而長流。又何止有繞梁三匝之妙耶。此等之事。惟善遊者乃能知其妙。俗子則不容知有此樂也。

▲第五 却病之部

病之起也有因。病之伏也有在。絕其因而破其在。只在一字之和。俗云。家不和。被隣欺。病有病魔。魔非善物。猶之穿窬之盜。起訟搆難之

人也。我之家室有備。怨謗不生。則彼無所施其狡猾。一有可乘之隙。則環肆奸欺而崇我矣。然物必先朽而後蟲生之。苟能固其根本。榮其枝葉。蟲雖多。其奈樹何。人身所當和者。有氣血臟腑脾胃筋骨之種種。使必逐節調和。則頭緒紛然。顧此失彼。窮終日之力。不能防一隙之疎。防病而病生。反爲病魔竊笑耳。務本之法。止在善和其心心。和則百體皆和。卽有不和。心能居重馭輕。運籌帷幄而治之。以法矣。否則內之不寧。外將奚視。然而和心之法。則難言之。哀不至傷。樂不至淫。怒不至於欲觸。憂不至於欲絕。略帶三分拙。兼存一線癡。微聾與暫啞。均是壽身資。此和心訣也。三復斯言。病其可却。

甲、病未至而防之

病未至而防之者。病雖未作而有可病之機。與必病之勢。先以藥物投之。使其欲發不得。猶敵欲攻我而我兵先之預發制人者也。如偶以衣薄而致寒。略爲食多而傷飽。寒起畏風之漸。飽生悔食之心。此卽病之機與勢也。急飲散風之物而使之汗。隨投化積之劑而速之消。在病之始。如人事機纔動而勢未成。原在可行可止之界。人或止之。則竟止矣。較之戈矛已發而兵行在途者。其勢不大相徑庭哉。

乙、病將至而止之

病將至而止之者。病形將見而未見。病態欲支而難支。與久疾乍愈之人。同一意見。此時所患者。切忌猜疑。猜疑者。問其是疾與否也。一作兩岐之念。則治之不力。轉盼而疾成矣。卽使非疾。我以是疾處之。寢食戒嚴。務作

深溝高壘之計。刀圭畢備時。爲出奇制勝之謀。以全副精神料理。奸謀未遂之賊。使不得揭竿而起者。豈難行不得之數哉。

丙、病已至而退之

病已至而退之。其法維何。曰止在一字之靜。敵已深矣。恐怖何益。剪滅此而後朝食。誰不欲爲。無如不可猝得。寬則或可漸除。急則疾上。又生疾矣。此際主持之力。不在盧醫扁鵲而全在病人。何也。召疾使來者。我也。非醫也。我由寒得。則當使之併力去寒。我自慾來。則當使之一心治慾。最不解者。病人延醫。不肯自述病源。而只使醫人按脈。藥性易識。脈理難精。善用藥者。時有能悉脈理而所言必中者。今世能有幾人哉。徒使按脈定方。是以性命試醫而觀其中用否也。所謂主持之力。不在盧醫扁鵲而全在病

人者。病人之心專一。則醫人之心亦專一。病者二三其詞。則醫人什百其徑。徑愈寬。則藥愈雜。藥愈雜。則病愈繁矣。昔許胤宗謂人曰。古之上醫。病與脈值。惟用一物攻之。今人不諳脈理。以情度病。多其藥物。以幸有功。譬之獵人。不知兔之所在。廣絡原野。以冀其獲。術亦疎矣。此言多藥無功。而未及其害。以予論之。藥味多用。不能愈疾。而反能害之。如一方十藥。治風者有之。治食者有之。治勞傷虛損者亦有之。此合則彼離。彼順則此逆。合者順者。即使相投。而離者逆者。又復於中爲祟矣。利害相攻。利卒不能勝害。况其多離少合。有逆無順者哉。故延醫服藥。危道也。不自爲政而聽命於人。又危道中之危道也。慎而又慎。其庶幾乎。

▲第六 服用之部

人無貴賤。家無貧富。飲食器皿。皆所必需。一人之身。百工之所爲備。子輿氏嘗言之矣。至於玩好之物。惟富貴者需之。貧賤之家。其制可以不問。然而粗用之物。制度果精。入於王侯之家。亦可同乎玩好。寶玉之器。磨礱不善。傳於子孫之手。貨之不值一錢。知精麤一理。卽知富貴貧賤。同一致也。予生也賤。又罹奇窮。珍物寶玩。雖云未嘗入手。然經寓目者頗多。每登榮膺之堂。見其輝煌錯落者。星布棋列。此心未嘗不動。亦未嘗隨見隨動。因其材美而取材。以制用者。未盡善也。至入寒儉之家。覩彼以柴爲扉。以甕作牖。大有黃虞三代之風。而又

怪其純用自然。不加區畫。如甕可爲牖也。取甕之碎裂者聯之。使大小相錯。則同一甕也。而有哥窑水裂之紋矣。柴可爲扉也。取柴之入畫者。爲之使疎密中窾。則同一扉也。而有農戶儒門之別矣。人謂變俗爲雅。猶之點鐵成金。惟具山林經濟者能此。烏可責之一切。予曰。壘雪成獅。伐竹爲馬。三尺童子皆優爲之。豈童子亦抱經濟乎。有耳目。卽有聰明。有心思。卽有智巧。但苦自畫爲愚。未嘗竭思窮慮。以試之耳。

甲、床帳

人生百年。所歷之時。日居其半。夜居其半。日間所處之地。或堂或廡。或舟或車。總無一定之在。而夜間所處。則止有一床。是床也者。乃我半生相共

之物較之結髮糟糠無分先後者也。人之待物其最厚者當莫過此。然怪當世之人其於求田問舍則性命以之而寢處晏息之地莫不務從苟簡以其只有己見而無人見故也。若是則妻妾婢媵是人中之榻也亦因己見而人不見。悉聽其爲無鹽嫫媢蓬頭垢面而莫之訊乎。予則不然。每遷一地必先營臥榻而後及其他。以妻妾爲人中之榻而床第乃榻中之人也。欲新其製苦乏匠資。但於修飾床帳之具經營寢處之方則未嘗不竭盡綿薄。猶之貧士得妻不能變村粧爲國色。但令勤加盥櫛多施膏沐而已。其法維何。一曰床令生花。二曰帳使有骨。三曰帳宜加鎖。四曰床要着裙。曷云床令生花。夫瓶花盆卉文人案頭所時有也。日則相親。夜則相背。雖有天香撲鼻國色呢人。一至昏黃就寢之時。卽欲不爲紈扇之捐不可。

得矣。殊不知白晝聞香不若黃昏嗅味。白晝聞香其香僅在口鼻。黃昏嗅味其味直入夢魂。法於床帳之內先設托板。以爲坐花之具。而托板又勿露板形。妙在鼻受花香。儼若身眠樹下。不知其爲粧造也者。先爲小柱二根。暗釘床後。而以帳懸其外。托板不可太大。長止尺許。寬可數寸。其下又用小木數段。製爲三角架子。用極細之釘。隔帳釘於柱上。而後以板架之。務使極固。架定之後。用彩色紗羅製成一物。或像怪石一卷。或作彩雲數朶。護於板外。以掩其形。中間高出數寸。三面使與帳平。而以線縫其上。竟似帳上綉出之物。似吳門堆花之式是也。若欲全體相稱。則或畫或綉。滿帳俱作梅花。而以托板爲虬枝老幹。或作懸崖突出之石。無一不可。帳中有此。凡得名花異卉。可作清供者。日則與之同堂。夜則攜之共寢。即使羣

芳偶缺。萬卉將窮。又有罇內龍涎。盤中佛手。與木瓜香楠等物。可以相繼。若是則身非身也。蝶也。飛眠宿食。盡在花間。人非人也。仙也。行起坐臥。無非樂境。予嘗於夢酣睡足。將覺未覺之時。忽嗅臘梅之香。咽喉齒頰。盡帶幽芬。似從臟腑中出。不覺身輕欲舉。謂此身必不復在人間世矣。既醒語妻孥曰。我輩何人。遽有此樂。得無折盡平生之福乎。妻孥曰。久賤常貧。未必不由於此。此實事。非欺人語也。曷云帳使有骨。床居外。帳居內。常也。亦有反此舊制而使帳出床外者。善則善矣。其如夏月驅蚊。匿於床欄曲折之處。有若負嵎欲求美觀。而以膏血殉之。非長策也。不若仍從舊制。其不從舊制而使帳出床外者。以床有端正之體。帳無方直之形。百計撐持。終難服貼。總以四角之近柱者。軟而無骨。不能肖柱。以爲形有犄角。牴牾之。

勢也。故須別爲賦形而使之有骨。用不蠹不細之竹。製爲一項及四柱。俟帳已掛定而後撐之。是床內有床。舊制之便。與新製之精。二者兼而有之矣。床頂及柱。令置轆者爲之。其價頗廉。僅費中人一飯之資耳。曷云帳宜加鎖。設帳之故有二。蔽風隔蚊是也。蔽風之利。十之三。隔蚊之功。十之七。然隔蚊以此閉蚊於中。而使之不得出者。亦以此蚊之爲物也。體極柔而性極勇。形極微而機極詐。薄暮而驅。彼寧受奔馳之苦。撻伐之危。守死而弗去者。十之八九。及其去也。又必擇地而攻。乘虛以入。昆蟲庶類之善用兵法者。莫過於蚊。其擇地也。每棄後而攻前。其乘虛也。必舍垣而窺戶。帳前兩幅之交。接處皆其據險。厄要伏兵伺我之區也。或於風動帳開之際。或於取器入溺之時。一隙可乘。遂鼓噪而入。法於門戶交關之地。上中下。

共設三鈕。若婦人之衣扣然。至取溺器時。先以一手縮帳。勿使大開。以一手提之。使入。其出亦然。若是則堅壁固壘。彼雖有奇勇異詐。亦無所施其能矣。至於驅除之法。當使人在帳中。空洞其外。始能出而無阻。世人逐蚊皆立帳簷之下。使所開之處。蔽其大半。是欲其出而閉之門也。犯此弊者。十人而九。何其習而不察。亦至此乎。曷云床要着裙。愛精美者。一物不使稍污。常有綺羅作帳。精其始而不能善其終。美其上而不得不污其下者。以貼枕着頭之處。在婦人則有膏沐之痕。在男子亦多腦汗之跡。日積月累。無瑕者玷。而可愛者憎矣。故着裙之法不可少。此法與增添頂柱之法。相爲表裏。欲令着裙。必先使之生骨。無力不能勝衣也。卽於四竹柱之下。各穴一孔。以三橫竹內之。去簾尺許。與枕相平。而後以布作裙。穿於其上。

則裙污而帳不污。裙可勤滌而帳雖頻洗故也。至於枕簟被褥之設。不過取其夏涼冬煖。請以二語概之曰。求涼之法。澆水不如透風。致煖之方。增絀不如加布。是予貧士所知者。至於羊羔美酒。亦足禦寒。廣廈重山。儘堪避暑。理則固然。未嘗親試。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此聖賢無欺之學。不敢以細事而忽之也。

乙、椅 杌

器之坐者有三。曰椅。曰杌。曰櫪。三者之制。以時論之。今勝於古。以地論之。北不如南。維揚之木器。姑蘇之竹器。可謂甲於古今。冠乎天下矣。予何能贅一詞哉。但有二法未備。予特創而補之。一曰煖椅。一曰涼杌。予冬月著書。身則畏寒。視則苦凍。欲多設盆炭。使滿室俱溫。非止所費不貲。且几案

易於生塵。不終日而成灰燼世界。若止設大小二爐以溫手足。則厚於四肢而薄於諸體。是一身而自分冬夏并耳目心思。亦可自號孤臣孽子矣。計萬全而籌盡適。此煖椅之制所由來也。製法列於全集。一物而充數物之用。所利於人者。不止禦寒而已也。盛暑之月。流膠鑠金。以手按之。無物不同。湯火。况木能生火者乎。涼杌亦同他杌。但杌面必空。其中有如方匣四圍及底。俱以油灰嵌之。上覆方瓦一片。此瓦須向窰內定燒。江西福建爲最。宜興次之。各就地之遠近。約同志數人。斂出其資。倩人攜帶。爲費亦無多也。先汲涼水貯杌內。以瓦蓋之。務使下面着水。其冷如冰。熱復換水。水止數瓢。爲力亦無多也。其不爲椅而爲杌者。夏日少近一物。少受一物之暑氣。四面無障。取其透風。爲椅則上段之料。勢必用木。兩脇及肩。又有

物以障之。是止顧一醫而周身皆不問矣。此制易曉。圖說皆可不備。如太師椅而稍寬。彼止取容醫。而此則周身全納。故也。如睡翁椅而稍直。彼止利於睡。而此則坐臥咸宜。坐多而臥少也。前後置門。兩旁實鑲以板。醫下足下俱用柵。用柵者透火氣也。用板者使煖氣纖毫不洩也。前後置門者前進人而後進火也。然欲省事。則後門可以不設。進人之處亦可以進火。此椅之妙。全在安抽替於脚柵之下。只此一物。禦盡奇寒。使五官四肢均受其利。而弗覺。另置扶手匣一具。其前後尺寸倍於轎內所用者。入門坐定。置此匣於前。以代几案。倍於轎內所用者。欲置筆硯及書本故也。抽替以板爲之。底嵌薄磚。四圍鑲銅。所貯之灰。務求極細。如爐內燒香所用者。置炭其中。上以灰覆。則火氣不烈而滿座皆溫。是隆冬時別一世界。况又

爲費極廉。自朝抵暮。止用小炭四塊。曉用二塊。至午。午換二塊。至晚。此四炭者。秤之不滿四兩。而一日之內。可享室煖無冬之福。此其利於身者也。若止利於身。而無益於事。仍是宴安之具。此則不然。扶手用板。鏤去掌大一片。以極薄端硯補之。膠以生漆。不問而知。火氣上蒸。硯石常煖。永無呵凍之勞。此又其利於事者也。不寧惟是。炭上加灰。灰上置香。坐斯椅也。撲鼻而來者。祇覺芬芳。竟日是椅也。而又可以代鑪。鑪之爲香也。散此之爲香也。聚由是觀之。不止代鑪。而且差勝於鑪矣。有人斯有體。有體斯有衣。焚此香也。自下而升者。能使氤氳透骨。是椅也。而又可代薰籠。薰籠之受衣也。止能數件。此物之受衣也。遂及通身。跡是論之。非止代一薰籠。且代數薰籠矣。倦而思眠。椅枕可以暫息。是一有座之床。飢而就食。憑几可以

加。食。是。一。無。足。之。案。遊。山。訪。友。何。煩。另。覓。肩。輿。只。須。加。以。柱。擗。覆。以。衣。頂。則。衝。寒。冒。雪。體。有。餘。溫。子。猷。之。舟。可。棄。也。浩。然。之。驢。可。廢。也。又。是。一。可。坐。可。眠。之。轎。日。將。暮。矣。盡。納。枕。簟。於。其。中。不。須。輿。而。被。窩。盡。熱。曉。欲。起。也。先。置。衣。履。於。其。內。未。轉。睫。而。襦。袴。皆。溫。是。身。也。事。也。床。也。案。也。轎。也。壺。也。薰。籠。也。定。省。晨。昏。之。孝。子。也。送。煖。俛。寒。之。賢。婦。也。總。以。一。物。焉。代。之。蒼。頡。造。字。而。天。雨。粟。鬼。夜。哭。以。造。化。靈。祕。之。氣。洩。盡。而。無。遺。也。此。制。一。出。得。無。重。犯。斯。忌。而。重。杞。人。之。憂。乎。

丙 壺瓶

壺瓶之制。其法備於古人。後世無容蛇足。但護持襯貼之具。不妨意爲增減。如香壺旣設。則鍬筋隨之。鍬以撥灰。筋以舉火。二物均不可少。筋之長

短視。鑪之高卑。欲其相稱。此理易明。人盡知之。若鋏之方圓。須視鑪之曲直。使勿相左。此理亦易明。而爲世人所忽。入炭之後。鑪灰高下不齊。故用鋏作準以平之。鋏方則灰方。鋏圓則灰圓。若使近邊之地。鑪直而鋏曲。或鑪曲而鋏直。則兩不相能。止平其中而不能平其外矣。須用相體裁衣之法。配而用之。然以銅鋏壓灰。究難齊截。且非一鋏二鋏可了。此非僮僕之事。皆必主人自爲之者。予性最懶。故每事必籌躲懶之法。嘗製一木印。印灰一印。可代數十鋏之用。初不過爲省繁惜勞計耳。詎料製成之後。非止省力。且極美觀。同志相傳。遂以爲一定不移之法。譬如鑪體屬圓。則倣其尺寸。鋏一圓板爲印。與鑪相若。不爽纖毫。上置一柄。以便手持。但宜稍虛。其中以作內昂外低之勢。若食物之饅首然。方者亦如是法。加炭之後。先

以筋平其灰。然後用此板一壓。則居中與四面皆平。非止同於刀削。且能與鏡比光。共油爭滑。是自有香灰以來。未嘗現此嬌面者也。既光且滑。可謂極精。予顧而思之。猶曰。盡美矣。未盡善也。乃命梓人鏤之。凡於着灰一面。或作老梅數莖。或爲菊花一朵。或刻五言一絕。或雕八卦全形。只須舉手一按。現出無數離奇。使人巧天工。兩擅其絕。是自有香爐以來。未嘗開此生面者也。湖上笠翁。實有神於風雅。非僭詞也。請名此物爲笠翁香印。方之眉公諸製。物以人名者。孰高孰下。誰實誰虛。海內自有定評。非予所敢饒舌。用此物者。最宜神速。隨按隨起。勿遲瞬息。稍一逗遛。則氣閉而火息矣。雕成之後。必加油漆。始不沾灰。焚香必需之物。香鏤香筋之外。復有貯香之盒。與插鏤筋之瓶。之數物者。皆香與爐之股肱。手足不可或無者。

也。然此外更有一物。勢在必需。人或知之而多不設。當爲補人清供。夫以筋撥灰不能免於狼籍。罌肩鼎耳之上。往往蒙塵。必得一物掃除之。此物不須特製。竟用蓬頭小筆一枝。但精其管。使與濡墨者有別。與歛筋二物同插一瓶。以便次第取用。名曰香帚。至於罌有底蓋。舊制皆然。其所以用此者。亦非無故。蓋以覆灰。使風起不致飛颺。底卽座也。用以隔手。使移動之時。執此爲柄。以防手汗沾罌。使之有跡。皆有爲而設者也。然用底時多用蓋時少。何也。香罌閉之一室。刻刻焚香。無時可閉。無風則灰不自揚。卽使有風。亦爲牕簾所隔。未有閉熄有用之火。而防未必果。至之風者。是罌蓋實爲贅瘤。儘可不設。而予則又有說焉。罌蓋有時而需。但前人製法未善。遂覺有用爲無用耳。蓋以禦風固也。獨不思罌不貯火。則非特蓋可

不用併爐亦可。不設如其必欲置火則蓋之火熄。用蓋何爲。予嘗於花晨月夕。及暑夜納涼。或登最高之臺。或居極敞之地。往往攜爐自隨。風起灰颺。禦之無策。始覺前人呆笨制物而不善區畫之。遂使貽患及今也。同是一蓋。何不於頂上穴一大孔。使之通氣。無風置之高閣。一見風起。則取而覆之。風不得入。灰不致颺。而香氣自下而升。未嘗少阻。其制不亦善乎。止將原有之物。加以舉手之勞。即可變無益爲有裨。昔人點鐵成金。所點者不必是鐵。所成者亦未必皆金。但能使不值錢者。變而值錢。卽是神仙妙術矣。此爐制也。瓶以磁者爲佳。養花之水。清而難濁。且無銅腥氣也。然銅者有時而貴。以冬月生冰。磁者易裂。偶爾失防。遂成棄物。故當以銅者代之。然磁瓶置膽。卽可保無是患。膽用錫。切忌用銅。銅一沾水。卽發銅青。有

銅青而再貯以水。較之未有銅青時。其腥十倍。故宜用錫。且錫柔易製。銅勁難爲。價亦稍有低昂。其便不一而足也。磁瓶用膽。人皆知之。膽中着撒。人則未之行也。插花於瓶。必令中竅。其枝梗之有畫意者。隨手插入。自然合宜。不則挪移布置之力。不可少矣。有一種掘疆花枝。不肯聽人指使。我欲置左。彼偏向右。我欲使仰。彼偏好垂。須用一物制之。所謂撒也。以堅木爲之。大小其形。勿拘一格。其中則或匾或方。或爲三角。但須圓其外。以便合瓶。此物多備數十。以俟相機取用。總之不費一錢。與桌撒一同拾取。棄於彼者。復收於此。斯編一出。世間寧復有棄物乎。

丁、燈燭

燈燭輝煌。賓筵之首事也。然每見衣冠盛集。列山珍海錯。傾玉醴瓊漿。幾

部鼓吹頻歌疊奏。事事皆稱絕暢。而獨於歌臺色相。稍近糝糊。令人快耳快心。而不能大快其目者。非主人吝惜蘭膏。不肯多設。祇以燈煤作祟。非剔之不得其法。卽司之不得其人耳。吾爲六字訣以授人曰。多點不如勤剪。勤剪之五。明於不剪之十。原其不剪之故。或以觀場念切。主僕相同。均注目於梨園。置晦明於不問。或以奔走太勞。職無專委。因顧彼以失此。致有炬而無光。所謂司之不得其人也。欲正其弊。不過專責一人。擇其謹朴老成。不耽遊戲者。則二患庶幾可免。然司之得人。剔之不得其法。終爲難事。大約場上之燈。高懸者多。卑立者少。剔卑燈易。剔高燈難。非以人就燈而升之使高。卽以燈就人而降之使卑。剔一次。必須升降一次。是人與燈皆不勝其勞。而座客觀之。亦覺代爲煩苦。常有畏難不剪。而聽其昏黑者。

予創二法以節其勞。一則已試而可自信者。一則未敢遽信而待試於人者。已試維何。長三四尺之燭。剪是已。以鐵爲之。務爲極細。竈則重而難舉。然舉之有法。說在後幅。有此長剪。則人不必升。燈亦不必降。舉手卽是與別卑燈無異矣。未試維何。暗提線索。用傀儡登場之法是已。法於梁上。暗作長縫一條。通於屋後。納掛燈之繩索於中。而以小小輪盤。仰承其下。然後懸燈。燈之內柱。外幕分而爲二。外幕繫定於梁間。不使上下。內柱之索。上跨輪盤。欲剪燈煤。則放內柱之索。使之卑。以就人。剪畢復上。自投外幕之中。是外幕高懸不移。儼然以靜待動。同一燈也。而有勞逸之分。勞所當勞。逸所當逸。較之內外俱下。而且有礙手礙脚之繁者。先踞一籌之勝矣。其不明抽以索。而必暗投梁縫之中。且貫通於屋後者。其故何居。欲埋伏

抽索之人於屋後使不露形。但見輪盤一轉。其燈自下。剪畢復上。總無抽拽之形。若有神物廁於梁間者。予創爲是法。非有心炫巧。不過善藏其拙。蓋場上多立一人多生一人之障蔽。使以一人剪燈。一人抽索。了此及彼。數數往來。則座客止見人行。無復洗耳聽歌之暇矣。故藏人屋後。撤去一半籬籬。耳目之前。何等清靜。藏人屋後者。亦不必定在牆垣之外。廳堂必有退步。屏幃以後。卽其處也。或隔絳紗。或懸翠箔。但使內見外。而外不見內。則人工不露。而天巧可施矣。每燈一盞。用索一條。以臘磨光。欲其不澀。梁間一縫。可容數索。但須預編字號。繫以小牌。使抽者便於識認。剪燈者將及某號。卽預放某索以待之。此號方升。彼號卽降。觀其術者。如入山陰道中。明知是人非鬼。亦須詫異。驚神鼓掌而觀。又是一番樂事。惜予囊慳。

無力未及指使匠工懸美法以待人。卽謂自留餘地亦可。梁上鑿縫勢有不能。爲懸燈細事。而損傷巨料無此理也。如置此法於造屋之先。則於梁成之後。另鑿薄板二條。空洞其中。而蒙蔽其下。然後升梁於柱。以俟燈索。此一法也。已成之屋亦如此法。但先置繩索於中。而後周遭以板。此法之設。不止定爲觀場。卽於元夕張燈。尋常晏客。皆可用之。但比長剪之法。爲稍費耳。製長剪之法。視屋之高卑。以爲長短。短者三尺。長者四五尺。直其身而曲其上。如鳥喙然。總以細巧堅勁爲主。然用之有法。得其法則可行。不得其法。則雖設而不適於用。猶棄物也。蓋以鐵爲剪。又長數尺。是其體不能不重。隻手高擎。勢必搖動於上。剪動則燈亦動。燈剪俱動。則他東我西。雖欲剪之不可得矣。法以右手持剪。左手托之。所托之處。高右手尺許。

剪體雖重。不過一二斤。隻手孤擊。則不足。雙手效力。則有餘。擊而剪之者。一手按之。使不動搖者。又有一手。其勢雖高。何足慮乎。孤掌難鳴。衆擊易舉。天下事。類如是也。長剪雖佳。予終惡其體重。倘能以堅木爲身。止於近燈煤處。用鐵。則盡美而又盡善矣。思而未製。存其說。以俟解人。長剪難於概用。惟有燭無衣。與四圍有衣而空洞其下者。可以用之。若明角燈珠燈。皆無隙可入。雖有長剪。何所用之。至於梁間放索。則是燈皆可。二事亦可並行。行之之法。又與前說相反。燈柱居中不動。而提起外幕。以俟剪。剪畢復下。又合居重馭輕之法。聽人所好而爲之。

戊、茶具

茗注莫妙於砂壺。砂壺之精者。又莫過於陽羨。是人而知之矣。然寶之過

情使與金銀比值。無乃仲尼不爲之已甚乎。置物但取其適用。何必幽渺。其說必至理窮義盡而後止哉。凡製茗壺其嘴務直購者亦然。一曲便可憂。再曲則稱棄物矣。蓋貯茶之物與貯酒不同。酒無渣滓。一斟卽出。其嘴之曲直可以不論。茶則有體之物也。星星之葉入水卽成大片。斟瀉之時。纖毫入嘴。則塞而不流。啜茗快事。斟之不出。大覺悶人。直則保無是患矣。卽有時閉塞亦可疏通。不似武夷九曲之難力導也。貯茗之瓶。止宜用錫。無論磁銅等器。性不相能。卽以金銀作供。寶之適以崇之耳。但以錫作瓶者。取其氣味不洩。而製之不善。其無用更甚於磁瓶。詢其所以然之故。則有二焉。一則以製成未試。漏孔繁多。凡錫工製酒壺茶注等物。於其旣成。必以水試。稍有滲漏。卽加補苴。以其爲貯茶貯酒而設。漏卽無所用之矣。

一則收藏乾物之器。卽忽視之。猶木工造盆造桶。則防漏。置斗置斛。則不防漏。其情一也。烏知錫瓶有眼。其發潮洩氣。反倍於磁瓶。故製成之後。必加親試。大者貯之以水。小者吹之以氣。有纖毫漏隙。立督補成。試之又必須二次。一在將成未鏤之時。一則已成既鏤之後。何也。常有初時不漏。殆鏤去錫時。打磨光滑之後。忽然露出細孔。此非屢驗諦視者不知。此爲淺人道也。一則以封蓋不固。氣味難藏。又收藏香美之物。其加嚴處。全在封口。封口不密。與露處同。吾笑世上茶瓶之蓋。必用雙層。此制始於何人。可謂七竅俱蒙者矣。單層之蓋。可於蓋內塞紙。使剛柔互效其力。一用夾層。則止靠剛者爲力。無所用其柔矣。塞滿細縫。使之一線無遺。豈剛而不善屈曲者所能爲乎。卽靠外面糊紙而受紙之處。又在崎嶇凹凸之場。勢必

剪碎紙條作簔衣樣式。始能貼服。試問以簔衣覆物。能使內外不通風乎。故錫瓶之蓋。止宜厚。不宜雙。藏茗之家。凡收藏不卽開者。於瓶口向上處。先用綿紙二三層。實褚封固。俟其既乾。然後覆之以蓋。則剛柔並用。永無洩氣之時矣。其時開時閉者。則於蓋內塞紙一二層。使香氣閉而不洩。此貯茗之善策也。若蓋用夾層。則向外者。宜作兩截。用紙束腰。其法稍便。然封外不如封內。究竟以前說爲長。

己、酒具

酒具用金銀。猶粧奩之用珠翠。皆不得已而爲之。非宴集時所應有也。富貴之家。犀則不妨常設。以其在珍寶之列。而無炫耀之形。猶仕宦之不飾觀瞻者。象與犀同類。則有光銜太露之嫌矣。且美酒入犀杯。另是一種香

氣。唐句云。玉碗盛來琥珀光。玉能顯色。犀能助香。二物之於酒。皆功臣也。至尙雅素之風。則磁杯當首重。已舊磁可愛。人盡知之。無如價值之昂。日甚一日。盡爲大力者所有。吾儕貧士。欲見爲難。然卽有此物。但可作骨董收藏。難充飲器。何也。酒後擎杯。不能保無墜落。十損其一。則如鴈行中斷。不復成羣。備而不用。與不備同。貧家得以自慰者。幸有此耳。然近日冶人工巧百出。所製新磁。不出成宣二窰。下至於體式之精異。又復過之。其不得與舊窰爭值者。多寡之分耳。吾怪近時陶冶。何不自愛其力。使日作一杯。月製一盞。世人需之不得。必待善價而沽。其利與多製濫售等也。何計不出此。曰不然。我高其技。人竊其能。徒讓壘斷於捷足之人耳。

▲第七 玩賞之部

人之善頤養其天和者。樂境至多。無時不可樂。無地不行樂。于是乃能得人間之至樂矣。行樂之地。以山水林泉爲最。因此等處所見所聞者。純乎出于天然。毫無穿鑿故也。然人不能盡數山居也。則退而享園林之樂。拓地數畝。布置亭榭。疊石闢池。擬于山水。雖出人工。亦多幽趣。顧園林之建。所費不貲。又非盡人能得也。則更退而求蔬圃竹籬之樂。拓地數弓。編竹爲籬。斗室三楹。足供起居。所餘空地。則栽花種竹。兼蒔園蔬。更畜養禽蟲。以添幽趣。人有餘閒。卽行治圃。剪葉接枝。灌花澆菜。夕攜一樽。飲于左右。風來而竹影縱橫。客至而綠

醅相款更兼鳥語花香蟲聲月影其爲樂也清其爲趣也幽矣。人生得此又何殊陸地神仙耶。但欲得此種樂趣者。對於種植花木。畜養禽蟲亦必須得其法。否則布置不佳。非但失却清幽之境。且覺俗不可耐矣。故略舉花木禽魚之合于此者若干種。俾便取法。非謂已盡其道。特舉數例事物雖多不難。由此推而廣之也。至其取景位置是在其人胸中邱壑如何而定耳。

甲、種植花木

梅

花之最先者梅。菓之最先者櫻桃。若以次序定尊卑。則梅當王於花。櫻桃王於菓。猶瓜之最先者曰王瓜。於義理未嘗不合。奈何別置品題。使後來

居上首出者不得爲聖人。則闢草昧。致文明者。誰之力歟。雖然。以梅冠羣。芳料輿情必協。但以櫻桃冠羣。莫吾恐主持公道者。又不免爲荔枝號屈矣。姑仍舊貫。以免牴牾。種梅之法。亦備羣書。無庸置喙。但言領略之法而已。花時苦寒。既有妻梅之心。當籌寢處之法。否則衾枕不備。露宿爲難。乘興而來者。無不盡興而返。卽求爲驢背浩然。不數得也。觀梅之具有二。山游者必帶帳房。實三面而虛其前。制同湯網。其中多設爐炭。既可致溫。復備煖酒之用。此一法也。園居者設紙屏數扇。覆以平頂。四面設窗。盡可開閉。隨花所在。撐而就之。此屏不止觀梅。是花皆然。可備終歲之用。立一小匾。名曰就花居。花間豎一旗幟。不論何花。概以總名曰縮地花。此一法也。若家居所植者。近在身畔。遠亦不出眼前。是花能就人。無俟人爲蜂蝶矣。

然而愛梅之人。缺陷有二。凡到梅開之時。人之好惡不齊。天之功過亦不
等。風送香來。香來而寒亦至。令人開戶不得。閉戶不得。是可愛者風。而可
憎者亦風也。雪助花妍。雪凍而花亦凍。令人去之不可留之不可。是有功
者雪。而有過者亦雪也。其有功無過。可愛而不可憎者。惟日。既可養花。又
堪曝背。是誠天之循吏也。使止有日而無風雪。則無時無日不在花間。布
帳紙屏。皆可不設。豈非梅花之至幸。而生人之極樂也哉。然而爲之天者。
則甚難矣。蠟梅者。梅之別種。殆亦共姓而通譜者歟。然而有此令德。亦樂
與聯宗。吾又謂別有一花。當爲蠟梅之異姓兄弟。玫瑰是也。氣味相孚。皆
造濃艷之極致。殆不留餘地待人者矣。人謂過猶不及。當務適中。然資性
所在。一往而深求爲適中。不可得也。

桃

凡言草木之花。矢口卽稱桃李。是桃李二物。領袖羣芳者也。其所以領袖羣芳者。以色。色大都不出紅白二種。桃色爲紅之極純。李色爲白之至潔。桃花能紅。李能白。一語足盡二物之能事。然今人所重之桃。非古人所愛之桃。今人所重者。爲口腹計。未嘗究及觀覽。大率桃之爲物。可目者未嘗可口。不能執兩端事人。凡欲桃實之佳者。必以他樹接之。不知桃實之佳。佳於接。桃色之壞。亦壞於接。桃之未經接者。其色極嬌。酷似美人之面。所謂桃腮桃靨者。皆指天然未接之桃。非今時所謂碧桃絳桃金桃銀桃之類也。卽今詩人所詠。畫圖所繪者。亦是此種。此種不得於名園。不得於勝地。惟鄉村籬落之間。牧童樵叟所居之地。能富有之。欲看桃花者。必策蹇

行聽其所至如武陵人之偶入桃源始能復有其樂如僅載酒園亭攜姬院落爲當春行樂計者謂賞他卉則可謂看桃花而能得其真趣吾不信也噫色之極媚者莫過於桃而壽之極短者亦莫過於桃紅顏薄命之說單爲此種凡見婦人面與相似而色澤不分者卽當以花魂視之謂別形體不久也然勿明言至生涕泣

李

李是吾家菓花亦吾家花當以私愛嬖之然不敢也唐有天下此樹未聞得封天子未嘗私庇况庶人乎以公道論之可已與桃齊名同作花中領袖然而桃色可變李色不可變也邦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邦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自有此花以來未聞稍易其色始終一操涅而不淄是誠吾

家物也。至有稍變其色。冒爲一宗。而此類不收。仍加一字以示別者。則郁李是也。李樹較桃爲耐久。逾三十年始老。枝雖枯而子仍不細。以得於天者獨厚。又能甘澹守素。未嘗以色媚人也。若仙李之盤根。則又與靈椿比壽。我欲繩武而不能。以著述永年而已矣。

杏

種杏不實者。以處子常繫之裙繫樹上。便結子纍纍。予初不信。而試之果然。是樹性喜淫者。莫過於杏。予嘗名爲風流樹。噫。樹木何取於人。人何親於樹木。則契愛若此。動乎情也。情能動物。况於人乎。其必宜於處子之裙者。以情貴乎。專己字人者。情有所分而不聚也。予謂此法既驗於杏。亦可推而廣之。凡樹木之不實者。皆當繫以美女之裳。卽男子之不能誕育者。

亦當衣以佳人之袴。蓋世間慕女色而愛處子。可以情感而使之動者。豈止一杏而已哉。

梨

予播遷四方。所止之地。惟荔枝龍眼佛手諸卉。爲吳越諸邦不產者。未經種植。其餘一切花菓竹木。無一不經葺理。獨梨花一本。爲眼前易得之物。獨不能身有其樹。爲植梨主人。可與少陵不詠海棠。同作一等欠事。然性愛此花。甚於愛食其菓。菓之種類不一。中食者少。而花之耐觀。則無一不然。雪爲天上之雪。此是人間之雪。雪之所少者香。此能兼擅其美。唐人詩云。梅雖遜雪三分白。雪却輸梅一段香。此言天上之雪。料其輸贏不決。請以人間之雪。爲天上解圍。

海棠

海棠有色而無香。此春秋責備賢者之法。否則無香者衆。胡盡恕之。而獨於海棠是咎。然吾又謂海棠不盡無香。香在隱躍之間。又不幸而爲色掩。如人生有二技。一技稍粗。則爲精者所隱。一術太長。則六藝皆通。悉爲人所不道。王羲之善書。吳道子善畫。此二人者。豈僅工書善畫者哉。蘇長公不善棋酒。豈遂一子不拈。一卮不設者哉。詩文過高。棋酒不足稱耳。吾欲證前人有色無香之說。執海棠之初放者嗅之。另有一種清芬。利於緩咀。而不宜於猛嗅。使盡無香。則蜂蝶過門不入矣。何以鄭谷詠海棠詩云。朝醉暮吟看不足。羨他蝴蝶宿深枝。有香無香當以蝶之去留爲證。且香之與臭敵國也。花譜云。海棠無香而畏臭。不宜灌糞。去此者必卽彼。若是則

海棠無香之說。亦可備證於前。而稍白於後矣。噫。大音希聲。大羹不和。奚必如蘭如麝。撲鼻薰人。而後謂之有香氣乎。王禹偁詩話云。杜子美避地蜀中。未嘗有一詩及海棠。以其生母名海棠也。生母名海棠。予空疎未得其考。然恐子美卽善吟。亦不能物物詠到。一詩偶遺。卽使後人議及父母。甚矣才子之難爲也。鼎革以前。吾鄉杜姓者。其家海棠絕勝。予歲歲縱覽。未嘗或遺。嘗贈以詩云。此花不比別花來。題破東君着意培。不怪少陵無贈句。多情偏向杜家開。似可爲少陵解嘲。秋海棠一種。較春花更媚。春花肖美人。秋花更肖美人。春花肖美人之已嫁者。秋花肖美人之待年者。春花肖美人之綽約可愛者。秋花肖美人之纖弱可憐者。處子之可憐。少婦之可愛。二者不可得兼。必將娶憐而割愛矣。相傳秋海棠初無是花。因女

子懷人不至。涕泣洒地。遂生此花。名爲斷腸花。噫。同一淚也。洒之林中。卽產斑竹。洒之地上。卽生海棠。淚之爲物神矣哉。春海棠顏色極佳。凡有園亭者。不可不備。然貧士之家。不能必有。當以秋海棠補之。此花便於貧士者有二。移根卽是。不須錢買一也。爲地不多。墻間壁上。皆可植之。性復喜陰。秋海棠所取之地。皆羣花所棄之地也。

玉蘭

世無玉樹。請以此花當之。花之白者儘多。皆有葉色相亂。此則不葉而花。與梅同致。千幹萬莖。盡放一時。殊盛事也。但絕盛之事。有時變爲恨事。衆花之開。無不忌雨。而此花尤甚。一樹好花。止須一宿微雨。盡皆變色。又覺腐爛可憎。較之無花。更爲乏趣。羣花開謝以時。謝者旣謝。開者猶開。此則

一敗俱敗。半瓣不留。語云。弄花一年。看花十日。爲玉蘭主人者。常有延佇經年。不得一朝盼望者。詎非香國中絕大恨事。故值此花一開。便宜急急賞玩。玩得一日。是一日。賞得一時。是一時。若初開不玩。而俟全開。全開不賞。而俟盛開。則恐好事未行。而殺風景者至矣。噫。天何讎於玉蘭。而往往三歲之中。定有一二歲。與之爲難哉。

合歡

合歡蠲忿。萱草忘憂。皆益人情性之物。無地不宜植之。然睹萱草而忘憂。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對合歡而蠲忿。則不必訊之他人。凡見此花者。無不解頤成歡。破涕爲笑。是萱草可以不樹。而合歡則不可不栽。栽之之法。花譜不詳。非不詳也。以作譜之人。非真能合歡之人也。漁人談稼事。農

父著樵經。有約略其詞而已。凡植此花。不宜出之庭外。深閨曲房。是其所也。此樹朝開暮合。每至昏黃。枝葉互相交結。是名合歡。植之閨房者。合歡之花。宜植合歡之地。如椿萱宜在承歡之所。荆棣宜在友于之場。欲其稱也。此樹栽於內室。則人開而樹亦開。樹合而人亦合。人既爲之增愉。樹亦因而加茂。此所謂人地相宜者也。使居寂寞之境。不亦虛負此花哉。灌勿太肥。常以男女同浴之水。隔一宿而澆其根。則花之芳妍較常加倍。此予既驗之法。以無心偶試而得之。如其不信。請同覓二本。一植庭外。一植閨中。一澆肥水。一澆浴湯。驗其孰盛孰衰。卽知予言謬不謬矣。

木芙蓉

水芙蓉之於夏。木芙蓉之於秋。可謂二季功臣矣。然水芙蓉必須池沼。所

謂伊人在水一方者。不可數得。茂叔之好。徒有其心而已。木則隨地可植。况二花之艷。相距不遠。雖居岸上。如在水中。謂之秋蓮。可謂之夏蓮。亦可。卽自認爲三春之花。東皇未去也。亦可。凡有籬落之家。此種必不可少。如或傍水而居。隔岸不見此花者。非至俗之人。卽薄福不能消受之人也。

茉莉

茉莉一花。單爲助粧而設。其天生以媚婦人者乎。是花皆曉開。此獨暮開。暮開者。使人不得把玩。祕之以待曉粧也。是花蒂上皆無孔。此獨有孔。有孔者。非此不能受簪。天生以爲立脚之地也。若是則婦人之粧。乃天造地設之事耳。植他樹皆爲男子。種此花獨爲婦人。旣爲婦人。則當眷屬視之矣。妻梅者。止一林逋。妻茉莉者。當徧天下而是也。欲藝此花。必求木本。藤

本一樣着花。但苦經年卽死。視其死而莫之救。亦仁人君子所不樂爲也。木本最難過冬。予嘗歷驗收藏之法。此花痿於寒者什一。斃於乾者什九。人皆畏凍。而滴水不澆。是以枯死。此因噎廢食之法。有避嘔逆而經時絕粒。其人尙存者乎。稍煖微澆。大寒卽止。此不易之法。但收藏必於煖處。篋罩必不可無。澆不用水。而用冷茶。如斯而已。予藝此花三十年。皆燥誤。今始識此。以告世人。亦其否極泰來之會也。

木香

木香花密而香濃。此其稍勝薔薇者也。然結屏單靠此種。未免冷落。勢必倚傍薔薇。薔薇宜架。木香宜棚者。以薔薇條幹之所及。不及木香之遠也。木香作屋。薔薇作垣。二者各盡其長。主人亦均收其利矣。

醮醮

醮醮之品。亞於薔薇木香。然亦屏間必需之物。以其花候稍遲。可續二種之不繼也。開到醮醮花事了。每憶此句。情興爲之索然。

月月紅

俗云。人無千日好。花難四季紅。四季能紅者。現有此花。是欲矯俗言之失也。花能矯俗言之失。何人情反聽其驗乎。綴屏之花。此爲第一。所苦者樹不能高。故此花一名瘦客。然予復有用短之法。乃爲市井之人強迫而成者也。法在屏制之第三幅。此花有紅白及淡紅三本。結屏必須同植。此花又名長春。又名鬪雪。又名勝春。又月季。予於種種之外。復增一名曰斷續。花花之斷而能續。續而復能斷者。只有此種。因其所開不繁。留爲可繼。故

能綿邈若此。其餘一切之不能續者。非不能續正。以其不能斷耳。

眞珠蘭

此花與葉並不似蘭。而以蘭名者。肖其香也。卽香味亦稍別。獨有一節似之。蘭花之香。與之習處者不覺。驟遇始聞之。疎而復親。始聞之。是花亦然。此其所以名蘭也。閩粵有木蘭樹。大如桂花。亦似之。名不附桂而附蘭者。亦以其香隱而不露。耐久聞而不耐急嗅故耳。凡人驟見而卽覺其可親者。乃人中之玫瑰。非友中之芝蘭也。

蘭

蘭生幽谷。無人自芳。是已然。使幽谷無人。蘭之芳也。誰得而知之。誰得而傳之。其爲蘭也。亦與蕭艾同腐而已矣。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是

已。然既不聞其香。與無蘭之室何異。雖有若無。非蘭之所以自處。亦非人之所以處蘭花也。吾謂芝蘭之性。畢竟喜人相俱。畢竟以人聞香氣爲樂。文人之言。只顧贊揚其美。而不顧其性之所安。強半皆若是也。然相俱貴乎有情。有情務在得法。有情而得法。則坐芝蘭之室。久而愈聞其香。蘭生幽谷。與處曲房。其幸不幸。相去遠矣。蘭之初着花時。自應易其坐位。外者內之。遠者近之。卑者尊之。非前倨而後恭。人之重蘭。非重蘭也。重其花也。葉則花之輿。從而已矣。居處一定。則當美其供設。書畫鱸餅種種器玩。皆宜森列其旁。但勿焚香。香薰卽謝。匪妬也。此花性類神仙。怕親烟火。非忌香也。忌烟火耳。若是則位置隄防之道得矣。然皆情也。非法也。法則專爲聞香。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者。以其知入而不知出也。出而再入。

則後來之香倍乎前矣。故有蘭之室。不應久坐。另設無蘭者一間。以作退步。時退時進。進多退少。則刻刻有香。雖坐無蘭之室。若依倩女之魂。是法也。而情在其中矣。如止有此室。則以門外作退步。或往行他事。事畢而入。以無意得之者。其香更甚。此予消受蘭香之訣。祕而洩於一旦。殊可惜也。此法不止消受蘭香。凡屬有花房舍。皆應若是。卽焚香之室亦然。久坐其間。與未嘗焚香者等也。門上布簾。必不可少。護持香氣。全賴乎此。若止靠門扇開閉。則門開盡洩。無復一線之留矣。

水仙

水仙一花。予之命也。予有四命。各司一時。春以水仙蘭花爲命。夏以蓮爲命。秋以秋海棠爲命。冬以蠟梅爲命。無此四花。是無命也。一季缺予一花。

是奪予一季之命也。水仙以秣陵爲最。予家於秣陵。非家秣陵。家於水仙之鄉也。丙午之春。以度歲無資。衣囊質盡。迨水仙開時。則爲強弩之末。索一錢不得矣。欲購無資。家人曰。請已之。一年不看此花。亦非怪事。予曰。汝欲奪吾命乎。寧短一歲之壽。勿減一歲之花。且予自他鄉冒雪而歸。就水仙也。不看水仙。是何異於不返金陵。仍在他鄉卒歲乎。家人不能止。聽予質簪珥購之。予之鍾愛此花。非痴癖也。其色其香。其莖其葉。無一不異羣葩。而予更取其善媚。婦人中之面似桃。腰似柳。豐如牡丹。芍藥瘦比秋菊。海棠者在在有之。若如水仙之澹而多姿。不動不搖。而能作態者。吾實未之見也。以水仙二字呼之。可謂摹寫殆盡。使吾得見命名者。必頹然下拜。不特金陵水仙爲天下第一。其植此花而售於人者。亦能司造物之權。

欲其早則早。命之遲則遲。購者欲於某日開。則某日必開。未嘗先後一日。及此花將謝。又以遲者繼之。蓋以下種之先後爲先後也。至買就之時。給盆與石而使之種。又能隨手布置。卽成畫圖。皆風雅文人所不及也。豈此等末技。亦由天授。非人力耶。

芙蕖

芙蕖與草本諸花。似覺稍異。然有根無樹。一歲一生。其性同也。譜云產於水者曰草芙蓉。產於陸者曰旱蓮。則謂非草木不得矣。予夏季倚此爲命者。非故效顰於茂叔。而襲成說於前人也。以芙蕖之可人。其事不一而足。請備述之。羣葩當令時。只在花開之數日。前此後此。皆屬過而不問之秋矣。芙蕖則不然。自荷錢出水之日。便爲點綴綠波。及其莖葉旣生。則又日

高日上日上日妍有風既作飄飄之態無風亦呈嫵娜之姿是我於花之未開先享無窮逸致矣。迨至菡萏成花嬌姿欲滴後先相繼自夏徂秋此則在花爲分內之事在人爲應得之資者也。及花之既謝亦可告無罪於主人矣。乃復蒂下生蓬蓬中結實亭亭獨立猶似未開之花與翠葉並擎不至白露爲霜而能事不已。此皆言其可目者也。可鼻則有荷葉之清香荷花之異馥避暑而暑爲之退納涼而涼隨之生。至其可人之口者則蓮實與藕皆並列盤飧而互芬齒頰者也。只有霜中敗葉零落難堪似成棄物矣。乃摘而藏之。又備經年裹物之用。是芙蕖也者無一時一刻不適耳目之觀無一物一絲不備家常之用者也。有五穀之實而不有其名兼百花之長而各去其短種植之利有大於此者乎。予四命之中此命爲最無

如酷好一生。竟不得半畝方塘。爲安身立命之地。僅鑿斗大一池。植數莖以塞責。又時病其漏。望天乞水以救之。殆所謂不善養生而草菅其命者哉。

蝴蝶花

此花巧甚。蝴蝶花間物也。此卽以蝴蝶爲花。是一是二。不知周之夢爲蝴蝶歟。蝴蝶之夢爲周歟。非蝶非花。恰合莊周夢境。

菊

菊花者。秋季之牡丹芍藥也。種類之繁衍同。花色之全備同。而性能持久。復過之。從來種植之書。是花皆略。而敘牡丹芍藥與菊者。獨詳。人皆謂三種奇葩。可以齊觀等視。而予獨判爲兩截。謂有天工人力之分。何也。牡丹

芍藥之美。全仗天工。非由人力。植此二花者。不過冬漑以肥。夏澆以濕。如是焉止矣。其開也。爛熳芬芳。未嘗以人力不勤。略減其姿。而稍斂其色。菊花之美。則全仗人力。微假天工。藝菊之家。當其未入土也。則有治地釀土之勞。既入土也。則有插標記種之事。是萌芽未發之先。已費人力幾許矣。迨分秧植定之後。勞瘁萬端。復從此始。防燥也。慮濕也。摘頭也。插葉也。芟蕪也。按枝也。捕蟲掘蚓。以防腐也。此皆花事未成之日。竭盡人力以俟天工者也。卽花之既開。亦有防雨避霜之患。縛枝繫蕪之勤。置盞引水之煩。染色變容之苦。又皆以人力之有餘。補天工之不足者也。爲此一花。自春徂秋。自朝迄暮。總無一刻之暇。必如是。其爲花也。始能豐麗而美觀。否則同於婆娑野菊。僅堪點綴疎籬而已。若是則菊花之美。非天美之人美之。

也。人美之而歸功於天。使與不費辛勤之牡丹芍藥齊觀等視。不幾恩怨不分而公私少辨乎。吾知斂翠凝紅。而爲沙中偶語者。必花神也。

自有菊以來。高人逸士。無不盡吻揄揚。而予獨反其說者。非與淵明作敵國。藝菊之人。終歲勤動。而不以勝天之力予之。是但知花好而味所從來。飲水忘源。併置汲者於不問。其心安乎。從前題詠諸公。皆若是也。予創是說。爲秋花報本。乃深於愛菊。非薄之也。

予嘗觀老圃之種菊。而慨然於修士之立身。與儒者之治業。使能以種菊之無逸者。礪其身心。則焉往而不爲聖賢。使能以種菊之有恆者。攻吾舉業。則何慮其不掇青紫。乃士人愛身愛名之心。終不能如老圃之愛菊。奈何。

萱

萱花一無可取。植此同於種菜。爲口腹計則可耳。至云對此可以忘憂。佩此可以宜男。則千萬人試之。無一驗者。書之不可盡信類如此矣。

芭蕉

幽齋但有隙地。卽宜種蕉。蕉能韻人而免於俗。與竹同功。王子猷偏厚此君。未免掛一漏一。蕉之易栽。十倍於竹。一二月卽可成陰。坐其下者。男女皆入畫圖。且能使臺榭軒窗。盡染碧色。綠天之號。洵不誣也。竹可鐫詩。蕉可作字。皆文士近身之簡牘。乃竹上止可一書。不能削去再刻。蕉葉則隨書隨換。可以日變數題。尙有時不煩自洗。雨師代拭者。此天授名箋。不當供懷素一人之用。予有題芭蕉絕句云。萬花題徧示無私。費盡春來筆墨。

資獨喜芭蕉容我儉自舒晴葉待題詩此芭蕉實錄也。

翠雲

草色之最蒨者。至翠雲而止。非特草木爲然。盡世間蒼翠之色。總無一物可以喻之。惟天上彩雲。偶一幻此。是知善着色者。惟有化工。卽與傾國佳人眉上之色。並較淺深。覺彼猶是畫工之筆。非化工之筆也。

虞美人

虞美人花葉並嬌。且動而善舞。故又名舞草。譜云。人或抵掌歌虞美人曲。卽葉動如舞。予曰。舞則有之。必歌虞美人曲。恐未必盡然。蓋歌舞並行之事。一姬試舞。衆姬必歌以助之。聞歌卽舞。勢使然也。若謂必歌虞美人曲。則此曲能歌者幾。歌稀則和寡。此草亦得藏其拙矣。

老少年

此草一名鴈來紅。一名秋色。一名老少年。皆欠妥切。鴈來而紅者。尙有蓼花一種。經秋弄色者。又不一而足。皆屬泛稱。惟老少年三字相宜。而又病其俗。予嘗易其名曰還童草。似覺差勝。此草中仙品也。秋堦得此羣花可廢。此草植之者繁。觀之者衆。然但知其一。未知其二。予嘗細玩而得之。蓋此草不特於一歲之中。經秋更媚。卽一日之中。亦到晚更媚。總之後勝於前。是其性也。此意向矜獨得。及閱徐竹隱詩。有葉從秋後變。色向晚來紅。一聯不知確有所見如予。知其晚來更媚乎。抑下句仍同上句。其晚亦指秋乎。難起九原而問之。卽謂先予一着可也。

乙、畜養禽魚

鸚鵡

鸚鵡出子西番。綠羽紅嘴。非但色澤可愛。且能學人言。但教之亦殊不易。其最慧者。能誦金剛經。不遺一字。含情欲說宮中事。鸚鵡簾前不敢言。此可見其心之靈慧矣。閨中畜此鳥最宜。長日無聊。可以借以消遣也。惟市上鸚鵡極少。一籠之值極巨。其善言者。必在百金以上。卽求其次。亦須數十金也。

芙蓉

芙蓉鳥亦產自北省。其色淡黃。羽毛豐澤。光潔異常。善鳴。聲亦嬌脆。極爲悅耳。最宜作書房清玩之品。若于春日。使雌合籠畜之。亦能生卵。哺雞。其兩翼之下。有黑帶兩條者。是稱爲璫瑁芙蓉。爲芙蓉鳥中之貴種。

梅花

梅花鳥爲鳥中之最小者。較雀尤遜其半也。此鳥須雌雄同畜一籠。另于籠角爲設一巢。俾其棲息。因其嬌弱。不耐長立也。雌者毛色灰白相間。作蘆花狀。雄者羽毛獨美。背藍黑色。胸部則深紅一片。嬌艷奪目。鳴聲雖低。而清脆有如笙簧。圓轉成韻。洵鳥中之最可愛者。予嘗謂他物以雌者爲美。獨于羽虫而美其雄者。如家雞山雉皆然。造物機心。誠不可測。

鴿

鴿之種類名目最多。孳殖最繁。非有極大場地。不宜畜此。畜鴿非但足供玩賞。且其卵在食物中亦稱上品。蓋具有補益之功也。故予謂畜鴿不必定求其種之佳。但求其毛色悅目。因畜鴿以食其卵爲主也。

么鳳

么鳳亦係西番所產。鳥市中故不可多見其踪跡。價亦較常鳥爲昂。此鳥僅能悅目。不足悅耳。因其羽毛之色。雖甚艷麗。而口舌則奇拙也。么鳳之背部。毛色亦黑白相間。作蘆花狀。而腹部則作淡綠色。與鸚鵡無異。嘴則成白玉色。略帶微紅。數色相間。美艷無比。亦須雌雄同畜一籠。雌者毛色較淡。而尾亦略短。至其鳴聲。則舳舻磔格。一無可取耳。

鶴

鶴爲禽中之仙品。故有仙客之名。以揚州呂四場產者爲最佳。傳爲呂仙遺種。履迹而孕。又云雄鳴上風。雌鳴下風。聲交而孕。其伏卵之時。若爲人所窺。則自破其卵而棄之。生三年而頂赤。其毛色有灰白二種。光潔不染。

微塵。舉止高遠。有飄然出世之致。凡園林中水竹相近之處。畜之最宜。有時戛然長鳴。聲徹天衢。令人聞之。胸襟爲之一爽。洵清心之妙品。醫俗之佳禽也。鶴壽最長。能至千年以上。與山間之松。水族之龜。稱三壽者。而終當以鶴居首座也。

鵝

鵝鴨本爲同類。而鵝之身價。則較諸鴨高出陪蓰。蓋物得名與否。亦有幸有不幸也。鵝之所以爲人重視。畜爲珍玩之品者。皆當曰王羲之。作書換鵝所成也。此不過一人之愛好。非鵝之真如仙鶴之愛也。後之人。乃亦因羲之所愛而推愛之。鵝亦大幸矣。若鴨則坡公雖有春江水暖鴨先知之詠。終不能強人愛之也。鵝以白色者爲可愛。體豐羽健。潔白無瑕。頗足悅

目。然于衆白之中而雜一二蒼鵝。則無殊萬綠叢中一點紅。亦別饒奇趣。

金魚

金魚爲魚類中之最可愛者。然其種類名目亦至繁多。大別之種有蛋種龍種之分。色有紅黑花白數種。而紫魚則爲金魚中之貴品。不易多得。至其名目。則視魚之形體而定。若絨球則額有小球。朝天龍則目向上。水泡眼則目外另有一薄泡。種種不一。欲盡言之。可成一部金魚譜也。養金魚亦爲最有興趣之事。若以古磁之缸。多畜異種。置之案頭。夏日玩賞。無異置身于水晶之窟。清涼爽適。莫過于此也。

兔

兔亦爲點綴園林之妙品。不可不畜。此物有家野之分。野兔黃毛叢叢。毫

無可愛。僅足快朵頤耳。若家兔則體腴而毛澤。極爲有趣。其色亦分黑白兩種。黑者毛如潑墨。光亮鑒人。白者毛如敷粉。純潔可愛。而襯以鮮紅之雙睛。益覺娥媚。其行動迅疾。起伏無常。每于良夜。見月輒拜。此亦理之所不可解者。豈其前身真從廣寒宮裏來耶。

秋蟲

豢養秋蟲。亦最得靜中之趣。其色其聲皆足供賞玩也。秋蟲之種類亦至衆。人所常豢者。則不外金鈴子、樹鈴、絡緯、括括兒、促織等數種。其色之最嬌者。則推淡綠。最深者。則推深黑。更有淡黃及樹皮色者。其鳴聲亦種種不一。若畜以琉璃之合。置之案頭。良夜既深。好夢乍回之際。則聽此啾啾噴噴之聲。有足動幽思而助詩情也。

新書十種

愛

情

典

典

妻子管理法

丈夫管理法

李笠翁閨房秘術

李笠翁行樂秘術

廉價發賣

醫學百科

全大

處方學與配藥術

新醫藥顧問

七十種痧症救治法